

田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

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



會成獨人... 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
下防備... 賊獻忠盤踞六陵山中數出攻
破... 賊攻之益急應登輕騎出請救於
... 賊騎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
城使... 受圍久糧且盡守者皆倦有異心
賊知之命應登... 營中素信者使招諭守
城兵... 賊夾以精兵二人加利刃其頸迫

至城下成給曰曷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我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實成也主將爲賊劫回逼我招汝等降幸堅守城勿生異志賊中甚苦西門掘地道穿城令掘皆通石不能穿且糧盡火藥盡老本無多餘皆烏合無能爲也城中宜速請援兵我判死報汝城中人知賊急以利刃破其腦且破且號至死號不絕城上人望見之士民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之而拜迄斬割既盡乃止相與哭泣設主卽日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明年再至爲黃將軍得功所敗宵遁城以全賊之再至也全營畢聚於桐環城數十里設窩棚周而

以困之號爲鎖城雖飛鳥不得過也是時黃將軍得功與劉良佐駐兵池河受鳳督馬士英節制往時黃兵每過桐城怒其供應不備嘗罵曰一旦賊圍城亦思我來救汝耶城外故有林氏婦善飲量與黃敵黃暱之至是亦移入城居桐人思請兵鳳督無計出圍以語林林慨然請行因爲婦作書情詞哀切以黃素所貽贈物爲信林衣芻衣從水竇出匍匐乞食徧歷賊棚久之乃得過城上望見旣出圍去矣計以幾日抵軍前幾日得請於鳳督幾日發兵幾日當至屈指十五日爲速獻賊據城北最高峰各求兩頂俯瞰城中每晨發揆騎東西去西

至陶冲驛東至呂亭驛各十五騎每騎背插二小紅旗
馳驟而往日中返以爲常城上具見之是日日未中見
二騎踉蹌自東奔回回卽由頂窩棚火起頃之四面窩
棚皆火賊大擾聞城隅有吹角聲塵全起塵息城外寂
然則賊已悉衆西遁矣城中人怪之以林去纔旬有二
日卽救兵來不應如此其速日暮東北塵漲天則黃劉
兩家兵萬馬奔騰橫亘數里近城詢知賊已去遂急追
之桐人開城爭出持牛豕酒米犒師黃笑曰烏用此哉
我殺賊回乘夜追賊未明及之值天霧賊不意兵卒至
撲殺殆盡獨失獻賊獻率零賊竄入黃州山中黃班師

所獲牛馬騾驢輜重不可勝紀每一牛坐婦人嬰兒數
人布帛繡綺至桐城召人贖婦孺買耕牛語桐人曰吾
所得何如而需汝區區犒哉徑去不入城城中人怪兵
來太速疑請救者未至必先期奉鳳督令而赴援者已
知公得林信知桐急不及請於督卽夜出兵兼程而進
其前哨遇賊撲騎盡殲之賊二騎耳縱以歸使報賊故
騎至而賊逃遁也是時城中糧垂盡兵不來城且破矣
於是爭德公爲建生祠於西街與寶祠共祀不絕云夫
以黃將軍勇冠諸將在烈皇帝朝屢立戰功位至總
兵封侯救桐城於將陷桐人德而俎豆之安也寶偏裨

下一防城卒耳不忍城破甘受屠磔殉城下以救合城人命於彼何所爲哉桐人言之至今泣涕雖與黃將軍竝祠尚有不足以鳴其感者今歲時致祭父老皆拜於祠下竝稱將軍何嘗知兩公當時分位之有崇卑哉分位者一時名德者千秋有志於世者其亦知所勉矣

長干寺遇舊中官述往事紀

順治甲午年方密之以智旣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賣卜周勿菴肆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 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憚忽歎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候決某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乎某跪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近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故衣必鮮華熏香盈袖要令展書時芳香襲御坐耳上曰旣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聞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

而辟某孔昭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關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

吳任臣書吳越王贊紀異

武林吳任臣志伊著十國春秋成語余曰吾作吳越世家訖爲武肅王贊述其國政有嚴刑峻法厚取於民以供輸中原等語旣屬豪命繕書書者頭腫目眩不能握筆輟筆不書疾良已再屬筆復然如是者三余悟曰豈吾言有過觸王怒耶因史之謂雖竭東南之膏脂以充中國之貢賦而使東南四十年不罹兵革之禍者王之

功也大意如此更竟付其人振筆直書絕無所苦王去今且千年靈威赫然如是可畏哉吾書成未載其異子爲其苗裔幸錄之存譜牒中嗚呼此豈先王之靈爲之亦天不可欺鬼神不可枉也三代直道至今存諸人心者卽天與鬼神之所存也而人顧欲枉之天與鬼神終不容枉韓子稱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此皆爲枉筆者言也人於世旦暮耳天與鬼神則亙古如一有直無枉寧以久近異哉不然以先王之英雄木星辰河岳之誕降以王此方功成而去仍復其所豈有千載以後尚欲與弱翰書生爭此數字之曲直而區區致罰於儲

書之人吾不信也

鮑心樾救漁人冤獄紀事

余家居青山里近數里內有小市井賣酒肉以應村人不時之求有鮑翁心樾新安人系出棠樾鮑氏故號心樾自其祖父遷居於此家僅自給不苛取人一文錢以是里中稱爲長者崇禎乙亥年郡丞沈延賞本胷子喜事造邏卒夜巡江邊漁子六人指爲盜要索不遂繫主官延賞大喜而是時皖有罪紳雖廢而氣頗張郡縣有事皆請命焉因勸延賞盡殺之以樹威延賞遂手削爰書定梟罪二斬罪四獄成讞諸上刑有日矣六人

者皆至窮極愚徒以網魚苟活朝夕一旦遭奇誣陷大肆死卽死耳誰爲自瀕江人聞之皆嗟痛莫可爲計翁居去漁所近又素習六人行不忍日擊其冤死也奔告於先君子叩頭哭泣願毀家以營救其死先君子歎曰爾家幾何此大辜豈汝與我所能救哉吾思之是時銓部何喬菴請告在都無子人勸其行陰德可以延後素尊信先君子於是先君子卽日入都爲何公言之謂行陰德莫大於此何公欣然具以六人被誣狀白諸當事當事固心疑其冤得公言遽駁反其讞詞盡與釋放翁凡經營半年是六人始免雖主者居間者無毫髮少

費而翁之家已盡矣翁既救出六人生計蕭索泰然自如不以爲悔而是六人益飢窮相繼以死翁猶周恤其家不倦至今里人能言之年七十餘始歿有孫余嘗以善人之後思提獎之貧甚徒業今不知其所在

紀潤州包君其判事

潤州有包某者少有至性孝於母明季歲薦饑孳者填路君每月朔望召集城隍廟列坐兩廊階下人給錢光有相識者輒另厚遺之戒勿再至異時私自周給鄉邑翁然稱爲善人兩舉鄉飲君狀貌魁梧端重若神性好道日持誦太上感應篇每歲正月必齋戒上三茅山禮

華陽洞祈母壽邑人錢某禱夢於城隍廟問母壽及已終身事神語之曰此間判官秩已滿當代代者卽包善人某也汝歸問卽知之旣寤趨公宅求見值君去茅山候數日君歸乃見具道神所語君笑曰此夢寐間事何信之淡耶其人哀懇不已因以好語慰諭之使去自是以後精神恍惚舉止稍覺異常卽日區畫家事晝夜汲汲若恐不及逾月而病病七日而歿歿之晨室中髣髴聞有扈導聲君隨起坐遺囑子孫力行善指麾粗畢瞑然而逝未旬日有里人戈姓僕月華者疽發背死逾一夜甦語家人曰頃至一衙門見一官人貌甚偉手持印

簿檢我陽壽未終放令還臨放語曰我包某也汝去爲我寄一信以慰老母又一余姓者有愛女甫五歲以痘死復活亦云到地府中有官人姓包言汝未應至此遣人送還所見俱與月華說同諸異甚多事載郡志至今潤州有包判官之稱君三子仲子斌爲池州府訓請余爲之紀吾嘗觀莊子謂行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於是應爲人誅人不之誅乃授其權於鬼神凡鬼神之賞罰所以補人世賞罰之所不及也人世之賞罰多不得其平惟鬼神稱至公則以人世司賞罰之人不如鬼神之司者爲稱任也以

鳩巢紀異

南山之下桂樹之間有巢焉鶻與鳩爭鳩不勝楚國公子遇之鳩宛頸悲鳴自投於公子之懷公子庇之鶻不知公子之庇鳩也奮翅伸喙而前其音痛憤嘵嘵焉訴其理若有甚長者公子無以決也客曰此鶻也強彼鳩也弱丈夫寧扶其弱者鶻笑曰我固鶻也彼亦鷹也形則鳩耳終必負汝公子不信遂斥鶻使其客載鳩梯而升諸巢方鳩之在公子之懷也宛然鳩也及其升巢則

忽而鷹也鷹旣得巢乃張目睢盱盛氣謂客曰我何以汝爲余登巢一呼而衆雛皆斂翼聽命余威伏遠矣今鶻已拜余下風矣異哉公子豈以爲余不能有其巢而煩汝之梯而致之耶因攫身側腦時時搏擊其下以威客客懼而去以復於公子公子貽曰嘻吾向者見其宛頸哀鳴時蓋鳩也寧有鷹乎居久之爪角益壯求食益急凡旁巢之雀殼無不揆也居人之雞雛出諸柵者無不攫也則相與譟而逐之不去爭以詈公子公子聞之曰嘻吾向者惟知其爲鳩也烏知其爲鷹也雖然吾甚媿夫鶻也

重過茂溪宿羅述素家紀事

余以丙戌秋由鏞城入沙陽道出茂溪茂溪士十餘人相見盡一時彬彬之選接其姓名則羅氏爲盛未幾遇亂困於歸化村中羅氏昆仲迹知之以籃輿迂我還茂溪因館南生池館晨夕吟嘯飲酒爲樂凡八閱月而地方兵起鄉里推南生出保障余以病避地轉徙寅緣出關度嶺備歷險阻僅而生還聞羅氏昆仲以兵事爲地方受累今年余重過沙縣知其家悉無恙惟南生已歿而羅氏昆仲聞余至亦驚喜南生長公述素遺念昔謫走沙縣邀余再到茂溪凡別二十年矣溪山如故市井

一新向時同遊者悉皆聚首獨少南生一人耳傷哉是夜卽館述素家羅氏諸子盛稱述素之孝且言其母氏之賢往時南生家貧以豪俠聞於閭里食客常滿坐今述素貧益甚賓客益衆母氏不復問家政惟贊其子婦以助成述素志一如往時已之所以助南生者夫婦人以順爲道者也其始也順於夫婦道也其繼也順於子母道也然吾觀世有惰淫之夫內無顧忌縱情極意以至身家俱弊委頓流離乃始歎悔於向者室之無悍婦也至於母慈子驕馴致傲很已嬰禍難噬臍無及追恨母之不早制之使然則順之道豈易言乎易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言嚴君而兼以母則母之未易順子可知今其母氏順於夫以成夫之義順於子以成子之孝亦其所遭者幸也吾頃留述素宅六日見其飲饌如流闔內寂無人聲又述素有弟早逝其婦與子皆養於述素內外無間言吾未見一門之內和順如此而其家不興者是可紀也

湖南遊紀略

合肥龔千谷爲湖廣驛傳使者招余入楚丁卯正月與余同爲湖南之遊余意在攬岳陽之勝歷洞庭之險登岳麓道林寺和少陵詩以補吾集中詩題所未備而附

載官舟往來皆御順風勝者略領其勝險者不見所爲
險也有詩二十餘首紀事遊岳麓上禹碑亭亭踞中峰
之巔有雲麓宮峙峙其右余以七十六翁鼓勇杖策直
造其巔而岳麓寺及書院則且再至初遊有詩四首後
同千谷載酒以往爲文以紀其事勒石陷壁間上岳麓
寺老僧彌嵩開竹間房設茗果指隔江十年前戰壘所
在談交戰事宛然可覩徘徊久之未知道林所在以勢
度之當在雲麓宮峰下遊者渡湘江由道林過書院然
後上岳麓耳而少陵詩云增勁宮牆壯麗敵今求其址
不可得矣至云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洞

庭赤沙去寺遠不可見然後知古人用意廣遠屬詞亦
得其大槩而已卽岳陽樓詩雄視千古余過時春水未
生不見有如詩所云者按少陵亦以冬盡春初過湖其
所爲詩亦想像得之非實見也吾爲詩一字不肯假設
由是觀之亦已泥矣比在長沙月餘其地卑濕余不戒
於起居得瘴疾已買舟泝衡陽思上南岳尋大錯和尚
甚至湘潭疾甚不能進遂返水視少陵所謂帆融五峰
尊峰峯次低昂亦一恨也

閩氣候紀

吾嘗疑天地至大然自燕冀至閩粵南北相去不過四

五千里日行南陸北地苦寒非重裘不可禦冬南人猶有衣單袷者若粵之雷州臘月衣葛其常也日行北陸則北地酷熱倍於南土盛夏時几席如蒸中夜至不能寢閩中惟苦晝暑到夜則涼夜半益涼男女寢皆不解衣由是觀之南北相去無幾寒暑頓異則中國之爲中國適正當黃道之中也閩人云近二十年來兵後北人雜處較冷於昔地氣自北而南耶往時冬雪甚少霜霜僅三日過三日謂之厭霜必雨近且連霜三四十日霜甚重殆北方所未有然不甚寒民間以霜雪爲祥占有歲之喜雪遠村往往有之晨起見四山峰頂皆白日

出卽融近城市絕少今間有之而霜顧於城市溪橋間獨厚輒如綿至山溪邨僻處轉薄疑爲人煙水氣上蒸遇寒氣凝結以成故霜不足以壓瘴須雪壓之九月有桂花瘴四月有黃竹瘴瘴氣亦輕不似粵地之瘴毒中之輒殺人山野徒跣之夫犯之多瘡生瘍裘褐者不畏也

建寧風俗紀

閩自漢武帝惡其獷遠難制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其地及郡縣旣立漸以中土之民實之相傳晉永嘉末光州有危京者來刺建州率其鄉避亂之民以來在官十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有六年卒葬武夷山之石鼓村民不忍去遂以占籍建
州之士人知尚文學有伊洛之遺風實由京始自後中
原喪亂士大夫多避難闔中至唐常袞以文學教闔歐
陽詹之徒應運而起迨及南宋理學人文鬱興比諸鄒
魯矣蓋其漸濡已久至朱蔡而後稱極盛也其俗尚節
義重族氏崇先儒儒戶甚重國家有六徭役儒戶不與
焉顧好鬪勇輕生殺人償命閔不畏死大抵山峻水急
其人類多負氣建陽志所謂其君子勇於爲善小人敢
於爲惡不獨潭爲然也今士大夫多鄉居在城者亦閉
門自好律身儉約而市井率尚奢靡祠廟之間歌舞宴

會殆無虛日大抵皆鄆縣胥吏主之所費不貲皆鄉里
小民脂膏也又俗尚鬼信巫覡病不服藥惟禳解符咒
得愈喪事用浮屠酷信堪輿停柩累世不葬嫁女奩甚
豐或損其家之半女生輒溺之婢赤腳終身無夫婦年
三十以上朔望羣聚念佛老少叢襍誦聲嘈嘈則有道
媪爲之領袖或導之入寺燒香雖有司嚴禁不能革也

分野說

分野之說世儒多疑之如謂青州正東而玄枵在北雍
州正西而鶉首在南揚州東南而星紀在北冀爲東北
而大梁在西徐居東而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而大火

正東鶉火在南躔次與方域何其差謬耶自唐一行著兩戒論以雲漢配江河謂星與土精氣相屬不緣於方域而分野之論以定唐志云南斗在雲漢下流爲吳分牽牛寢遠益南爲越分吳越同壤斗牛女連度然分野殊矣而吾疑分野亦當其時有變易蓋度數分於黃道黃道遷於歲差宿屬斗末者或移而牛初則野屬斗末者亦宜更屬牛初也故猶是越分天官書以爲牛女之分隋志謂自南斗三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正屬吳越之分野兼斗牛女爲言明一統志直以爲斗牛之分大抵星紀之次首斗而趾女當其時占之宿有前有却而因以爲據故有是不同之說也

建寧形勢說

閩地不當秦楚一大郡每中原有事閩輒自立爲國至於王氏再傳建州一隅與福州竝建二君終日尋於戰爭然閩所以能爲國者以其地勢回互溪山巖阻有險可憑又連山近海物產饒足軍國之需不必取給關外足以自王兼以民情喜亂天下多故此方先叛後服其勢使然也然以中國之兵臨之卽輒覆亡此無他故人恃險而無固志近海者恃海爲窟急則航海以逋近山者恃山爲巢急則竄匿巖穴以圖緩須臾死耳是故閩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中之險其人恃之易以亂亦易以敗古人設關如仙霞關爲建寧之北門而地屬浙之三衢卽分水嶺亦與江右信州共之不使閩獨有其險良有深算而閩險如仙霞者不可枚舉係閩者當察其要隘所在爲之分地設防使險悉在官而不在民以盡奪其所恃此不寧固圉是計其所以保全閩蚩蚩之民命至衆也

馮詩國病說

杭州馮生好泰西言而善病今年夏在武昌署中所處一軒蕉陰滿院會梅雨不止生方病甚窗外藥窻茶鏞沸聲與蕉上雨聲相亂意思蕭瑟終日擁衾高臥矐目

看南山樹色而已生不爲詩聽人吟詩通無語然遇佳處輒一解頤余每於其所解頤者心異之余老不能寐每凌晨趣諸子起噉粥治事馮子方貪朝眠聞余趣早起輒轉面向裏臥不應而粥亦往往失期不得噉魏子州來知其意故與談虞山牧齋詩誦其佳句則喜神涌思發卽爲連誦十數首淡論其文章作法之妙益大喜病良已然後知虞山詩文泰西道法皆足以己生之病不減吳太子之廣陵濤也生寓居婺之八詠樓側樓以沈休文得名休文善病生乃亦善病觀其集八詠詩離其字句協其長律豈有所慕於休文而爲之乎休文汲

汲於富貴不已而病若生於聲利之場泊然自遠起居服御取於世者至約固非休文比也且生亦何病特其性情閒澹孤僻似與病空而病亦從而侵之生因而學道因而學詩皆以病爲之緣則病亦何負於生哉

說詩示石生漢昭趙生又彬

文章之道至於詩而才與學黜焉非謂才與學不足以爲詩謂詩非才與學之可以爲也而有其才焉有其學焉有才人之才有詩人之才有學人之學有詩人之學才人之才在聲光詩人之才在氣韻學人之學以淹雅詩人之學以神悟聲光可見也氣韻不可見也淹雅可

習也神悟不可習也是故詩人者不惟有別才抑有別學老焉少焉窮焉達焉勞焉逸焉得意焉失意焉無地非詩無時非學而世謂窮苦之音易工歡愉之詞難好若是則詩空於山人而不空於朝士空於失意而不空於得意空於閒適而不空於應酬古帝王卿相之篇章何以至今稱焉陶元亮以飲酒閒居命題而曹氏父子身不離軍中杜子美詩人之窮者也遭時取官述省掖之清華侈宮庭之壯盛其工麗妍婉豈出王李下哉然則亦第論是詩人非詩人耳時與地隨其所值而已夫詩人之詩何嘗不以才爲之學爲之而決爲詩人非才

人學人之所可爲此其故固今時稱詩者所不能解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六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

徵刻南音集引

自本札審音風雅偏歸諸上國迨靈均作賦詞章特盛於南方後惟聲教使然抑亦性情有異蓋嘗崎嶇嶺嶠涉歷湖湘其山川秀發以爭奇其人士思淡而戀舊興情草木每增感物之思寓目煙雲輒有悲秋之興風物如此情事可知嗚歎之餘歌詠間發南音爲盛良有以也今天下新聲競起率自命以千秋而吾謂雅道未亡尚有賴於四國有如三楚之俊邁七閩之靈奧江右之

沈鬱嶺表之蒼渾皆獨摠至性不襲靡詞自吐清音恥
諧俗調又其遭遇亂離幽憂最久眷懷往昔寤輒獨淡
一謠一詠皆有當於風人之義者乎乃以方域有限篇
什尚闕於名山或著作已傳流通未廣於賈船兼之喪
亂以後放失尤多至於遺逸之流湮沒何限遂使豫章
之木空輪囷於江涯明月之珠自焜耀於海表非徒嗟
斯文之欲墜亦且懼志士之無聞某游處有年知交頗
廣不揣固陋僭思表章仰冀吾徒多方搜輯所取吟風
弄月不以憤激爲工等諸春鳥秋蟲諒非功令所禁音
義豈分於窮達闡揚無間於存亡上自名公鉅卿下至
山人野叟勿及林樾衲子廣之流寓諸賢倘一節之可
稱雖草詞以必錄庶幾采風之士收諸樂府幸存一代
之正音亦令論世之儒錄其遺編猶識當年之名士屬
在同志幸鑑鄙衷寄我佳篇共成大部

琴上人藏野書華嚴經引

藏野上人學琴三十年寒夜蕭寺香殘月圓每爲余一
世談清微獨理身世兩忘爲余言彈有字曲不如彈無
字曲以字諧音以音協律一唱三歎非不巧也然而矯
揉之迹未泯惟其出諸人也至於無端而成音無端而
合律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測也此天地間自然之聲

也自然者出諸天也然後知陶靖節蓄無絃瑟爲真知音者也夫有字不如無字有絃不如無絃有聲不如無聲爲其漸入自然至於天也藏野今老矣世無知音將抱琴不彈思覓一精舍募三年供閉關書華嚴經一部以送餘生吾方期藏公卽有聲以求諸無聲之先今乃欲舍琴書經是舍聲音而求文字形而益下去道滋遠矣藏野曰噫子離文字以爲聲音離有聲以爲無聲乎子觀其離聲音已形而下矣吾觀其合卽文字皆形而上也一部華嚴經盡於所說四法界歸於理事無礙以是爲真俗一諦也以是爲不二法門也法本不二吾之

琴與書又有二耶且吾一指也揮之則絃振之則筆指木管二指之用焉有二苟得是不二法化吾之點以爲徽化吾之畫以爲絃化吾之八法以爲聲音聽吾琴者識其字豈有誦吾經者不聞其聲乎若孔子彈琴而見文王之爲人此以耳見者也菩薩以觀世音爲尊號此以目聞者也世之耳目本無二根吾之指寧有二法藏野之言如此吾喜其言之與吾道足以相發也遂書而爲之引

賓果上人尋山引

莊子曰夫不欲忘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釋氏言

一切世界惟心所造未能忘心安往而不得世亦安往而不累哉學佛之人舍其父母妻子而逃於方之外而方之外又自有其眷屬門庭交際之煩其爲世固無異也於是又求舍之而逃之枯槁寂莫之鄉茨茅編籬離世以遠與草木鳥獸狎處久之相習而不能去夫亦自有其世矣比之人間世累特輕耳未能無累也真能棄世莫如忘心忘心者非自忘之心有所用之也是故日處塵勞而不見所爲塵勞之來清淨而不必別求清淨之地在世棄世世本無累然此爲有道者事非學道人事也松江郭西有示應菴遠市臨水雙扉晝閉竹林蔬

圃位置井然誠苾芻之精舍梵脩之樂地也賓杲年甫二十餘卽爲菴主接衆應物居然長老吾嘗與之談其於世間是非得失一切了了檢點諸方邪正亦復不謬知其資質甚高雖未審於佛法所得何如要爲灑灑落落一聰明衲僧也卽今栖遲郭外白云常若青山白雲之下有一團瓢在其眼中也其懶折脚踏擁敗衲安身處也但此地付得其人卽捨衣去矣賓杲今在此蘭若中卽能離此蘭若吾知其時住山卽能不住於山未有念念求脫離而不得脫離者也莊子棄世無累之說其當於賓杲信之乎

放生社引

今世界一殺運也人心殺機一日不息則世界殺運一日不止止殺莫如放生浮屠氏因果之說儒者不信至於放生之事輒或行之其言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卽吾儒之戒殺也孔子君賜牛必畜之成湯開一面之網周公驅猛獸而遠之齊宣王以羊易牛大抵皆放生也而不言因果亦曰惟此一念足以銷當下之殺機而已古今善放生者莫如鄭子產魚放於子產烹於校人校人之魚自殺子產之魚自生洋洋圉圉謂此魚至今活潑溱洧間可也若律以因果則校

人償命子產亦當坐不覺察之罪而放生之術窮矣往時天道遠報施難憑自惟刀兵以來二十餘年所殺人命亡慮百萬萬計其烹燔剗割不異於犬雞羊豕方且坐視哀號宛轉以爲快識者謂此銅頭鐵額之衆卽犬雞羊豕之轉劫求償或不誣矣故山儒家之說生憐憫心有不忍不放者由因果之說生恐怖心有不敢不放者新安朱孟嘗數年前夢入鄴都地獄見諸苦趣發心悲憫舉家戒殺近復因喪明之戚大生敬怖益思廣其教於同志結放生社每月一舉行其事屬余爲之引以孟嘗生平居心本無殺機因地獄之示現恩愛之斷割

益加信心意者有物相焉乞靈孟嘗以轉世界之殺運故明茲因果以信孟嘗者信孟嘗之同志也由是信而廣之其始也不敢不放其既也不忍不放生趣漸濃殺機漸息則二十餘年刀兵之毒運庶其有轉乎抑吾聞諸教典曰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試問放刀何難成佛何易要知此刀是此兒命根放則一切俱放不惟放刀亦且放佛放下佛斯成佛也今之言放生者莫作因果想并莫作放生念此放生一念便爲生死種便爲屠兒刀不放此念不脫輪回吾願放生時與念俱放血得無生無放方是真放生者

募脩令橋疏

蓋聞造梵天之福橋梁居首開功果之門利濟爲先至聖以達人存仁金仙以度生發願往來有路道重津梁險阻可通功高舟楫若迴神君駕海直驅海上鼉鼉天女填河欲假河邊鳥鵲是則凡聖皆無凌波之術所以卦爻特重利涉之辭金陵南去七十里地界溧水溧陽有令橋者爲郡邑之道衢當省會之孔道塵飛日暮坐野店以送馬蹄凍合霜晨聽寒雞而數人迹自唐閔宋躬建且千百年由浙通閩漕輸凡五六省歷世既久濟衆已多精衛之銜木將傾祖龍之鞭石欲墜勢非引索

險逾懸梯一遇風雨之朝不勝蹙蹙之苦雖尾生守信
抱柱何從孺子相期進履無地征人爲之裹足長者因
而發心善士陳公大破貪吝獨千金蓄積以爲倡戒僧
慧昭夙有因緣分十二圓通以轉募蓋欲福田廣種亦
以獨力難成敢告同仁共襄義舉莫謂自利何如利他
可知度人實以自度或善女人或善男子勿靳檀施將
爲布穀將爲金錢隨緣喜捨庶幾積寸得丈捧土成山
將使勢跨長空驚彩虹之復起影搖絕漢還蒼龍之舊
觀商賈接踵而來不憚褰裳之苦士夫聯鑣以至無歌
行路之難笑初祖之折蘆顯大神通莫止成自了漢念

書生之編竹濟多生命豈得謂有漏因福德齊圓人天
共慶留題杜上竹看駟馬經過得句雪中應待蹇驢覓
去

吳門爲澹歸大師募淨室疏

澹歸和尚傳心印於洞上建法幢於巖表功行甫畢撒
手東還一盃隨身寸絲不挂且然行脚寧無歸隱之思
正好住山誰是安禪之處而師也逍遙委運去住隨緣
詠開堂而領衆非其志矣若把茅以蓋頂豈不願乎數
畝之園三間之宅率門徒以種菜分佛火以讀書折脚
鐺邊罷飯過日爛繩牀側破衲遮寒似此檀那在居士

頗易爲願力惟茲澹薄於和尚正愜其本懷自昔吳門
號稱佛窟丹崖翠壑是處付與高僧賸水殘山何難存
此耆舊樂善者各出隻手知師者諒有同心

壽昌其天禪師捨疏

壽昌其天禪師今年自三山歸至昭武距壽昌不三百
里奄然示寂亡慮僧俗遠近莫不悲泣震動痛禪師之
遷化太遽胡不少留一二日歸方丈化也余與禪師交
未久而相知最深自己亥秋杖人辭世諸兄弟束百分
化禪師私謂余將以片笠把茅終身區影上報師恩未
幾而受興國之請卽住興國興國頓成叢席又未幾壽

昌虛席竺和尚請禪師領衆卽住壽昌乃知禪師本無
心於出世亦無心於決定遷世時至順應而已禪師於
遷世出世一切任以無心則生死之間又寧肯有心去
留哉吾觀古德於臨命之際作偈頌辭檀越集衆坐化
號爲自作主張自有此象本留傳到頭來雖手忙脚亂
惟此一事畢竟要依樣葫蘆若不如此竟不可死有識
者聞之直得一噓以視其禪師今之要去便去絕無回
護爲得自在耶不得自在耶孰有主張耶孰無主張耶
禪師有捨亦得無捨亦得雖然此是禪師已分中事不
關大衆若大衆分中則自有祖庭從上建立榜樣具在

請依無縫之式共助合尖之功

中天蘭若建置本末記

閩故多佳山水當延邵接壤之區有山名天堂中峰竦峙四山回拱修竹流泉交貫周市晴朝望嵐氣如海俯視諸山僅存峰頂或出或沒殆海中島嶼耳正統年間有僧號怡中者依巖而宇鑿麓而田茲山初有梵刹未幾輒火凡再興再廢土人與僧交利之而不能有遂以歸諸博山天啓六年事也博山老人擇於諸弟子得刹水上座使往刹師瓢笠承命而來坐瓦礫荆棘中以大定力摧伏羣魔回心外護有獐犬弭耳受記因緣漸熟

豎立法幢此方人人聞博山之宗旨矣先是怡中舊址在山左腋方廣纔數丈師狹小之卜踞山之正中南面而擁諸峰於邾下鼎建佛殿榜曰中天蘭若鑄丈六金身翼以方丈禪堂又置天龍閣請藏經貯其中右僧寮左香積凡諸叢林應有者大略都備田之素爲僧有而占諸土人者師既竭力贖還其有附近民田願屬諸山者師復倡其弟子捐衣奩之貲次第收集於是中天蘭若巋然成一巨刹矣不幸丁茲殺劫師竟以宿債當償畢命樵川雖山林不改而門庭寂莫師志多所未就傷哉師爲吾鄉廬江人初住吾邑如意菴精教乘能詩博

山大師埽塙過桐山師因隨之回已蒙印可遂分化此地丁亥兵起人樵川遇害有弟子三人曰覲曰戒曰京京後師二年死戒公覲公皆吾鄉人也辛卯夏余再過闕闕亂市靖便道上天堂山禮金相眺雲物閱經藏想見師之作略溘焉悲其死也覲公戒公爲述此山廢興之由屬余記之遂次其始末而爲之記

尋白鹿山洞小記

遊大龍灣之次日攻士邀余及有懷曰去此不二里有山甚頑所以給莊人樵采供炊者也近搜得一洞能往遊乎有懷喜飯畢卽行余亦賈勇從之山不高但荆棘

橫柱樵徑漫滅不可行莊人導之崎嶇以達旣至有石屹然壁立玲瓏似泗濱浮出者指曰此洞口也從此尋磴道可下下瞰正見洞門有懷謂余且止自與攻士雀躍趨下至洞叫曰固巖也略似浮山但磴道峻狹草沒不宐來余勃然左策杖右掖小童捫壁躡級亦至不覺其艱果別是一巖其洞口所見洞門也洞門北向此正在左畔耳其巖穹起高可二丈餘濶如之廣倍之居然石室有橋下垂其下拔起一石直上與垂處接大不盈抱猶如柱也浮山浩彌廓彷彿似之而洞口所見洞門淡黑入久之始辨色平如半間堂堂背路絕有穴下通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上人汲綆揆之度四丈餘始及地小僮擲火爆其內良久有聲皆言內甚空曠吾意必有旁竇以洩洞中水若募土人於山麓搜剔必得之因擴爲門朗然使可出入光上透穴由此穴梯而登則此洞屋儼然岑樓矣固勝於今俯身自上下也洞壁離奇有波濤起伏往往似佛寺塑洛伽山形亦有剝落者當是石乳凝成特洞淺通風日故易脆耳於是致士陳所攜酒榼席地小飲甚歡自慶七十餘猶能涉險窮幽從二子飲此洞也援筆記之時癸亥二月社後三日

齊山遊小紀

庚申秋閏八月過貴池湖水大漲金賓王廣文以小舟載客挾絲竹沿隄而進爲齊山之遊山徑荒蕪道第不可行攜酒望江亭亭壞不敢坐復移具山下酒店前依柳陰臨流布席有鄰童擊舟至余坐逼水遂繫舟余坐下余笑謂曰舟繫不妨恐日色逼坐且徒汝舟能從之徒乎乃微笑解纜去坐定觀者環集凡邨郭往還者皆於此候渡天暑人氣不可當麾之不去余曰惟一曲吳歛足以散之於是宰客奏伎有朱生按節而歌歌聲起聽者皆默然遠去乃縱飲遞歌柳陰漸移興不已罷酒攜樂器前至一佛廟門前埽地而坐更作十翻奏繁聲

促節上人過其前皆如不聞或駐足一側耳輒掉臂而去有二樵子弛薪階下擁柱聽良久樂將闕乃去客笑曰今日作樂僅得此兩人知音耳樵曰吾以待渡也皆大笑而散

樅陽廟後山留松記

史稱晉時陶侃爲樅陽令樅陽固邑治也邑有城隍今其廟故在陶公祠右廟倚山面市山上松高下成林偃蓋陰森直廟之北暑月行人過其下清風颯然蓋百餘年物也樅陽皆童山獨此一片地鬱鬱蒼蒼爲山生色而有是山者一旦售諸人且斧之爲薪斧不能殊陳生

官儀適過之亦告其同志諸子斂錢若干酬其直其人亦欣然轉售因存十四株以爲公物永禁剪伐非徒以娛游觀也子文云鬼猶愛溪松茂柏茲松之託根於廟後歷年既久礪柯輪困直與斧斤相拒於危絕之頃豈其神所憑依乎過廟者望其蒼蒼鬱鬱王氣攸鍾所以陰翊卽所以陰市也余喜是舉之爲神人其慰也故爲之記

風羅處士佚老文

余二十年前嘗遊迹於茂溪士羅氏之家羅氏一門皆尚禮好義奉之與余同年生尤爲超邁尊公弘甫翁時

已年六十去市里許結精廬供佛像與二三同志課誦
其中翁生平俠氣重然諾一旦謝絕市喧林野自娛余
每過翁必置酒盡醉余輒呼翁爲羅道人今集中有贈
羅道人詩卽翁也既別二十年歷盡險阻每當困頓時
未嘗不念茂溪未嘗不歎翁之能超然世外善自佚老
也頃者再入閩由史溪趨雙峰道出茂溪溪山如舊市
井已非訪羅氏諸子固無恙問道人則益健且更娶孺
人復舉一子已十數歲矣奎之與余鬚俱皓然翁顏色
悅澤殆勝向六十時過其山中精廬已成廢宇翁在市
居一小樓翬然爲室家之計余亦不復以道人呼之矣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翁昔者未老也而固
勇於求佚今翁八十矣而轉不能得佚蓋翁佚之於未
衰之時天故欲勞之於既老之日非天之勞之也其有
餘之精神氣力不能自佚卽天之所以勞之也亦卽其
人來日方長之一驗也然翁自今亦可以佚矣翁宐益
葺舊廬與向時同志猶存者復勤課誦之事以不負吾
詩中羅道人之稱天至是豈猶有所不肯於翁乎亦惟
翁之自肯而已

石氏孝行紀略弁言

去年邵大夫舉行鄉飲酒禮意甚慎重而吾邑石君瓊

甫爲之賓介於是都人士皆有詩篇稱頌其盛君子漢
昭馳書乞詩於余余不應亦以詩爲隨聲頌美而作者
不足傳卽有無不足爲重輕也今夏郡邑文學又以石
氏孝行舉聞學使者施之曰孝萃一門值余在邑漢昭
過余出其所舉實行數則爲紀略以示余欲得余一言
弁之其略曰翁八歲喪親哀毀如成人比葬哭晝夜不
絕聲里中稱之旣長每遇歲時伏臘或春秋上冢輒哀
思涕泣伏不能起親忌日泫然在疚一以是終其身而
又廣其孝思益脩祖墓睦宗族同堂有喪者無不救也
門內無嗣之冢無不碑而表之也而孺人高氏亦以孝

婦稱當前代之季歲薦饑卽獲光升斗孺人惟以食夫
子而身咽糠覈翁病日親侍湯藥爲廢寢食忘盥櫛者
七年旣佐翁起家則更以不逮養其舅姑爲憾每祭祀
必親治牲醴備物爲新以奠其來歆也翁長子維昭八
歲時父患癰醫需羸爲藥天大寒冰堅無所從得維昭
行泣水濱叩冰得之而患以頓愈此與古孝子號鯉哭
竹之事豈有異哉紀略所載如此余覽之然後知文學
之所舉爲不妄而當事之旌之爲足以風也夫孝者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成周特重力田孝弟之科漢
魏以來凡舉官者必察孝晚近世雖不以之取士而人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猶竊好其名至於以孝爲名則凡刳肝割股去妻屠子之事凡可以求名者無有不至而爲上者復從而風之是率天下而相趨於僞也夫孝庸德也雖以大聖人有所不能殫而尋常夫婦皆可以自盡子夏不云乎事父母能竭其力蓋自王公卿大夫以迄士庶人各有其力各有應竭者本無孝名惟曰爲人子者應如是而已則凡有絕人之行過分之事爲所不當爲而以孝聞者皆非聖賢之所許也今觀紀略所載凡君一門所爲皆無以大異乎人而爲之不倦亦祇曰吾所爲應如是而已未嘗知實爲孝而爲之也夫不知爲孝而人以孝稱之

與求爲孝子而使人久而疑之則誠與不誠之別也今者下之人以此舉聞而使下無匿美上之人以此風世而使民無僞行惟其誠不惟其名是皆足術也雖然漢昭亦可謂善顯其親者矣旣已得當世大賢之在位者爲之表率以風天下復欲求能文之士爲之紀載傳之無窮若余者生平不欲以言語假借其爲文質而無華而漢昭願欲得之其乞言也據實紀事又絕無溢辭以邀人之虛譽彼誠知虛譽之不可傳而質言之足以取信於後也若漢昭豈非能竭力以事其親者乎詩曰孝子不毀水錫爾類又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石氏之

謂乎

山陰嚴公像贊

歸然者其貌也怡然者其顏也履芬錯而待之以靜遭
凌厲而接之以歡舉世服其至潔議者疑其過寬蕭然
一榻隨遇而安惟捐軀之早矢故觸境之皆閒抗節而
醜徒譁起於列帳沉尸而神虎負出於清湍嗟亂日之
死事者甚衆而慷慨明白如公得死所者之爲難餘藥
籠之一物永廢棄於人間悵音容之如在邈箕尾以莫
攀

李我貽像贊

吾友李生家世陽羨從兄宦遊旋遭時變甫二十而成
名早人世之惡無不備如明月之入懷溫兮有熏風之
拂而笑終童之語雖從爾上書壘留侯之畫策未能決
戰使其遇得爲之時假中人之壽卽仲華之功以成而
公瑾之業以建也及前路之已窮猶故主之悲戀望江
南兮不歸死瘞鄉兮無怨想笑語之藹然猶屋梁之如
見

王元倬像贊

此翁不談玄理不讀佛書外甚和而中甚介性極澆而
心極虛幅巾蕭然聊存先代之舊卷軸盈架以消歲月

之餘何必逃於禪何必託於酒何必備於市何必寢於車有陋其巷有幽其廬不謝客而客自罕至不避世而世自與疎木榻將穿猶幼安之坐也畫蘭無土殆思肖之筆歟為時流鄙棄久矣非吾人之徒而誰徒

胡星卿像贊

穆然者其神浩然者其氣欲然者其心毅然者其志灌數畝之菜畦餽粥不供在一間之茅屋風雨不庇飲酒但至半酣讀書惟觀大義四方之客自造其門庭先生之蹤久絕於城市竟其頂而儒其衣斯為公主之孫東川之裔

獲經齋四箴

獲經齋余晚年所構以課孫曾冀其傳經而有獲也余無德可法平

生於茲四者竊有志焉今老矣書之壁上以勉後人

我何所貽貽此一經惟經學通事理具明如斗有杓如權在衡是非邪正莫之或熒作為文章自我縱橫勿期速效課必有程勿事口耳心求以誠但志於學寧憂於生不見桓氏藉言以榮

人生安樂莫善於貧貧富在天豈曰由人爾如不安怨尤卒類富人與我苦樂適均宵防盜賊晝愁吏嗔不如茅屋開戶遠晨舊穀乏食糜以繼新晨昏菽水足養而親豈無色笑以代嘉珍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門內靡爭德惟一讓所爭幾何和氣以喪古稱墳篋予
和汝唱凡曰弟兮于長乎仗弟曰兄兮胡幼與抗勿信
婦言勿受人詭婦人見小宵人好誦爾無我欺我毋爾
望彼此小誤尚其相諒

古人處盛儉德可師貧不學儉斯言豈欺儉而不勤一
慳何爲優游無事飽食以嬉嗟言雜處比之行尸潔爾
庭戶飭爾園籬力作償食勿敢告疲有客至止脫粟以
炊儉而有禮鄉里稱之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七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八

雜文

夢遊仙賦

余幼不樂世塵居兮思乘風以遐舉遇浮丘謂余有仙
骨兮顧上喬使爲侶導之餐六氣而漱朝霞今清虛入
而濁滅吐行之久而無效兮何羽翼之能生羨王子之
吹笙兮逐一翩翩乎上清臨別授余以大藥兮需九轉
而物成日月術之無奇兮惟神功之勿間司火候之精
勒兮毋苦在以成斷忽神奔而鬼怪兮專志壹而不亂
何時候之未至兮倚藥爐而假寐身不知其所在兮見

日問文集卷二十八
耀靈之西陸號魯陽使揮戈兮詎羲和之馳轡天地倏
其晝暝兮百怪出以紛拏猘兪血人以嬉兮急奔于而
磨牙余既脫命於呼吸兮退復陷夫泥沙遭玉蚪之南
邁兮遂攀翼而上征觀蓬萊之宮闕兮日月仍其清明
羣仙遊戲其間兮外人至而皆驚仙官導余以上謁兮
稽余名之在籍忝一命於散秩兮觀丹陛於咫尺心搖
搖而皇惑兮豈宴安之猶昔何颶風之鼓盪兮揚海立
而山崩宮闕逸其不見兮肆鯨鱣之憑陵衆罔知其所
之兮余一葦之是乘漂翻翻以隨波兮阻艸兮而戾止
繫童男女之遺裔兮聞華音而詫喜爭假宅以栖身兮

常一歲而數徙渺治溟之浩蕩兮震奔濤之喧騰丹霞
日其西采兮上人告余以天開新會飛之無由兮轉茹
涕而增長何長風之颶颶兮吹我凌乎天路下巨浸之
萬頃兮橫余身以徑渡耳涌濤之喧騰兮雖九死其不
懼朝余發軔于東海兮夕余至于西極道乘軒之總總
兮多平生之相識嗟皮骨之僅存兮怪髣髴之猶黑瞻
懸圃於天半兮惟軒轅之帝孫帝高居以鞬拱兮仍虎
豹之守關紛鳴佩之出入兮誰假余以一言文昌妻其
之員兮詔考校於內殿集羽流以賜問兮覽臣言而獨
善謬承直於紫府兮日簪筆而召見懲如綸之失體兮

信臣職之匪輕天語簡而足貴兮隻字褒以爲榮將往
日之濫觴兮寧遠救而不行顧羣仙之阜訛兮爭興心
而嫉妒逢昔日之來軒兮乃握手而道故任吾直以獨
行兮豈恩怨之足顧嗟六籍之無力兮天柱忽以動搖
修羅於難於崑崙兮隨南斗以長杓鳳皇去而不告余
兮聯玉帳之迢迢塞追擊而不及兮瞻靈環而長號泛
靡泝以無任兮飄忽泊兮大洋思昔來於此得岸兮今
仍予兮通客何軀命之足戀兮遂奮身於一擲將委形
於大化兮乃欠伸於坐隅青燈耿兮在壁丹火伏兮於
爐歷升沉之歲月兮曾夢覺之須臾攬人情與世態信
仙凡之不殊矢絕意於霄漢甘斯人之與徒

感舊賦

歎吾生之無之兮情忽返乎舊廬盼檐楹而涌淚兮感
時昔之同居蘭委絕而砌荒兮燕已去而壘虛網蠅蝟
以乍啓兮物盡散而無餘猶嫁時之牀在今儼凝塵之
未除顧北窗之幔卷兮鈎至今其未下閱四壁之蝸蝕
兮睹鍼縷之猶挂夜縫裳以佐讀兮聽雞鳴其未罷何
會皇淵亂以急去兮遺短檠棄乎牆罅昔余盛壯之好
遊兮塊獨處兮空房乍遠歸而寒涼兮皎明月之舒光
時饋食以舉案兮想雙眉之清揚忽興疑以懷如兮後

悔恨而自傷豈奸臣之肆虐兮羌余罹夫禍殃效黨人之亡命兮何室家之可顧誓其命以相從兮犯風濤而不懼尋蹤迹而遠至兮歎形容之非故聊強顏以慰余兮謂吾行之未誤退雪涕而心傷兮痛母節之莫著忽兵烽之四起兮望故鄉之迢迢欲寄楫無安土兮載一室乎輕舸經滬瀆而暫止兮赴邛友之見招何鋒鏑之突如今遂玉碎而蘭焦痛百年兮永別曾一語兮未交兩潑沱以徹曉兮往求尸乎水涯忽返顧而在隄兮繫片席之誰遮兒率衣以熟認兮線釣貫以交加昔茵褥之層累兮今枕藉於泥沙昔賈閣而避人兮今通市之

谷嗟兒告余以賊至兮料已身之不保惟兒女之難捐兮顧神明以遙禱屬二子於樹人兮幸夫君之去早躍清流以潔身兮猶弱女之在抱已矣哉而死而猶幸我之生我生其何以爲情而死而思存其二子如何惟一子之伶仃夜異抱以見夢兮告難至以促行遠棄斂而殯江寺兮望南極以宵征棄旅櫬兮長此別一步回首兮腸一絕身雖死兮神不滅隨我三衢兮成永訣示我以槐子之繁華兮余去兮當復回歷萬里之艱危兮乃時命之終重去十年而還鄉兮惟一雛之與偕棄婢奴無一返兮開箕帚於空階念繞牀之笑語兮空隻影

以徘徊淒往事兮滿目感遺迹兮愴懷家人勸余以出
戶兮毋獨坐而增哀吾出而將安往兮吾室其何情以
再開

哀故園賦

吾家百年同居兮於江上之青山桂樹叢生兮四鄰蔭
松聲濤起兮半天寒惟昔人之友于兮共闢館於其間
弦誦相聞兮生徒以滿花開置酒兮花茵何煖臨觴分
詠兮詩成始散曳杖浩歌兮明月爲伴惟暮年之勸勤
兮乃怡情乎樊圃扈古梅以滋榮兮爭孤松於將斧梅
映窗以月上兮松臨池而蛟舞爾乃亭前默坐樹下經

行防諸子之文課聽雛孫之書聲茗竈香爐隨行左右
丁童竹杖或先或後落英委地兮金粟漫曾枝剌棘兮
圓果搏過雨而茶省夫旂槍兮侵曉而行報乎平安欣
賓朋之至止兮開宿醞以傾倒得一士可與言兮談竟
夕以徹曉迺哲人之先幾兮甫將亂而厭世遭狂寇與
饑歲兮委田園於烽燧歎小子之亡命兮歷萬死而來
歸盼庭柯之未毀兮歎人世之已非爰構丙舍依我先
隴旣萬慮之盡灰以卷以坐擁書掩扉而自去夜開
戶而無恐跡無端之見圖憐不知其禍始旣劫質而情
露遂戕殺其壯子防仇戈之不返兮廣機穿以絆止蓄

山間文集 卷二十一
陰謀不肯已兮余乃逃乎津之市指林壑之在望兮矚
朝夕之炊煙念蒸嘗之久廢兮欲歸歟而不敢前待斯
人之天歟兮余廼返築於西田時倚杖於舊館兮迷廢
址之所在松桂摧爲薪兮羣豕踐爲荒穢怨梵音之出
牆兮繫樊圃之吾廬吾子於此隕命兮爰捨室與僧居
星已周夫一紀兮吾過門而不忍入聞修竹之蔽窗兮
念清陰而飲泣歷昔人之行坐兮覽故物其奚存陟荒
臺兮廢屝窺虛室兮無門盼東臯之蘭若兮餘蒿萊之
滿院穿隴畝以檀欒兮惜往者之不見上冢墓而哀號
兮使我去此者其誰與銜幽恨而不能言兮長恫鬱以

焉摠

譜系考 有序

吾家譜自武肅王脩大宗譜文僖公繼之脩慶系譜其
後家族益繁支分派別各自有譜吾家自淳安遷桐城
所傳有流光譜則淳安端浚公所脩也其自武肅以前
八十一世下逮文穆諸子忠懿王及所爲十房世序皆
同而吾譜於十房中靜宣公後一支獨詳所謂淳安清
溪派也明正統二年台宗名申同者國子博士宰之孫
也至淳安出慶系與流光互相考質彼此適符正德間
臨海一十世孫筠續脩慶系譜又引稱淳安蜀阜蜀阜

卽清溪也而先君子敬脩先生於天啓戊辰年合淳安
 桐邑兩支爲重脩流光譜迄今子姓益衆卽桐邑一支
 已數千人支分數十多不相認余小子懼宗系之日亂
 也於數十支中別爲一支蓋自桐邑始遷祖烈公歷四
 世而有司寇時公吾祖誨公則司寇公夫人孫宐人遺
 腹之後凡十三房而吾之一支又十三房中之一房也
 吾於靜宜公以下則以流光爲據於靜宜公以上則以
 大宗慶系及吳越備史爲據不敢略不敢淆不敢妄扳
 附也

大宗譜序云自少典次及彭籛乎公更錢氏之文林公

爲過江之祖讓公四子合傳洗馬之支洗馬韓京讓公之第二子也

湖頭六宅今今下宅之後孝悌公移居臨安之地祖號

茅山今承前今錢鏐第二十八子字爲周錢府上士

去竹今爲受姓之始祖自字凡四十二世生林公於

漢平帝元始二年爲馬長自林公七世生讓公仕至

征東將軍廣陵相蓋當春侯爲江東第一代之始祖也

讓後九世伯仁梁員外散騎侍郎爲陳景帝后父后卽

高祖母也伯仁孫道始陳東陽太守有六子分居湖頭

號湖頭六宅而第六子智昌居下宅智昌孫元脩任本

郡太守唐貞觀初詔天下獻民族譜元脩家譜自少

典以來上之大宗譜實本於此長子孝憬移居安國所
 謂茅山祖也孝憬四世而有旌德令沛沛生宙宙生寬
 寬即武肅之父以序按之乎公始受姓為錢為受姓之
 始祖至林公始渡江應為江東始祖大宗稱為過江之
 祖是也按林公初為烏程長自下郡郡慶系不祖林公
 而祖七世之讓公豈以爵位耶而虞山譜圖自少典至
 乎為十一世而以字子珪起一世不祖受姓之始祖而
 祖其子又不可曉矣吾譜一依大宗譜祖乎為受姓之
 始祖祖林公為過江之始祖而以孝憬公為臨安之祖
 武肅王為開國之祖武肅以下則皆以始遷分派者為

祖可也

慶系譜序稱武肅王有子五十人或作三十人文穆王有子

十四人今按吳越備史世系圖所載武肅子并文穆王

合得十五人文穆親子合忠懿傲忠獻佐忠遜侏為十

二人則世系圖不載者皆養子耶攷武肅王臨薨遺命

有云汝等親腹兄弟繼二十人晚長大者以下十六人

各是赤子收養與親生一般雖在偏生亦須憐念遺命文理

多有不顯又云內中有諸子皆是節級送來蓋為時世

如斯便令收養據此則武肅諸子中養子固多自忠懿

王納上於宋奏名朝廷者僅三千人太宗皇帝親錄之

及諸王養子有功錢氏皆命復其本姓而遣之可證也
 但遺命稱元璫以下遵吾遺訓且云元璫曾領郡日久
 各有家活生計在府者即無資財他日量分給與老少
 財物則元璫應居長矣慶系譜不載元璫而首元璉下
天絕九國春秋又云目下元璫已領兩道節旄元璉即
謂元璫即元璉在府廷正佐元璫等在外主郡或歸來府廷或令人替
 換則元璉亦為親子無疑備史世系圖十五人無元璉
 亦無元璫而有元珣元球譜稱球與珣謀逆文穆召宴
 後宮搜得利刃殺之晉誌亦稱元球元珣以罪誅九國
 春秋作元璉圖所載元球即元球耶圖有傳璫慶系作

璫或亦此類慶系稱文穆子十四人有弘侑弘俊世系

圖不載宋史稱文穆王卒內牙指揮使戴惲謀立王養

子弘侑事洩殺惲廢侑為庶人復其姓名孫本幽之明

州乃立弘佐豈俊亦侑類耶削去侑俊文穆正得十二

子世子傳早卒忠懿為王餘十人故稱十房耳則吾家

譜斷宜以世系圖為據圖書寶鑑稱弘俊王官

慶系序稱忠懿在國時諸房子孫為國官者數百人不

為官者謂之孫姪班以屬尊而年長者為班首設宗譜

以主之至忠懿歸朝奏名於有司者僅三千人詔許文

武自擇其官不願仕者王分以俸祿如國中之制俾安

居於京師真宗東封泰山恩詔獨念錢氏至親近屬未
 食祿者收錄之至親者忠懿王之孫曾孫是也近屬者
 前所為十房是也二詔共得官二十餘人按王歸國時
 詔王總麻以上皆令入汴所以羈縻之也忠懿之總麻
 則武肅從弟鋸鎰鎮鍊之後其先事蹟見諸備史而武
 肅親弟曰鏐曰鐸曰鐸據遺命有云三弟鏐已懷叛逆
 投在外藩第五弟鐸先曾授任今歸在闕廷鐸無聞焉
 文穆時武肅弟惟鐸在國故其後亦相從入汴吾嘗遇
 人自稱叔錢家云系武肅弟是時錢氏在汴者數千人
 後非王後也豈其子孫耶靖康之亂散亡殆盡僅存者惟先時出宦於外留居不

反者之餘裔耳而文僖公有曾孫曰忱宋孝穆公主之
 子也高宗南渡忱奉母護駕而南賜第於台州宗器鐵
 券隨焉所謂台州一宗是矣今三吳鼎盛者皆言忱之
 後其子為忱後者亦稱忠懿王後豈王後盡從忱以南
 耶抑有目昧其中耶今稱王後必詳所自來之名氏與
 慶系譜合一脈相承如吾所見蘇州漕湖派譜然後可
 信往見中州同姓者皆稱忠懿後其先皆隨忠懿入汴
 官之食之惟知有上宋亡後忠其自出故皆稱忠懿耳
 若在東南者廟碑有無錫派則忠獻後也獻王子昱昱
 曾孫進於宋祥符中徙居無錫明有徵士允升進士伯

川是其裔也有山陰派則忠遜王後也遜王子孫在宋極盛曰昆曰易易二子彥遠明逸彥遠子繩繩子伯言皆宋名臣明嘉靖間有邦祥者脩復祖墓是遜王十九世孫也若吾家則靖宣公後宣公爲文穆幼子初名信有文名忠懿特愛之屢遣入貢爲宋太宗贊賞具載宋史及十國春秋歸宋後始改名儼以觀察使判和州卒於官景德間文僖進家王二十三事送史院云爲亡叔金州廉察太傅靜宜儼所撰勳業志是也子八人所知者曰昭聰曰昭慈昭聰子隱之以大理寺丞出守新安遂卜居其地後遷淳安廟碑所謂嚴州派備史宗派考

所謂淳安清溪派也而昭慈後有名藻者爲樞密直學士元豐四年詔藻進呈鐵券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據曾鞏爲藻墓誌云儼守和州卒葬於和家焉子慈昭孫順之曾孫藻藻葬母於吳縣龍岡村天平山藻卒亦葬天平又爲蘇州人則是藻以前皆居和州而後居蘇州兩地皆宐有存者碑譜皆不載今和州旣無聞吾問蘇人同姓者不知有藻後豈其失傳耶抑亡其譜而今冒稱忠懿後者或有其裔耶是與吾家爲十房中之一房也十房所有載諸譜者惟此此外皆不可攷矣按隱之於文僖爲從孫藻曾孫行慶系譜序武肅以下凡有七

世而藻猶在六世內與隱之公皆不載豈皆生也晚文
僖未及見耶大抵慶系詳於在汴諸宗而游宦遷處者
多不及詳今吳越子孫凡非十房者但稱武肅王後或
以出自忠懿不知有文穆也豈喪亂以後失其譜牒不
知宗系所自分故冒稱武肅或見懿王後聲華鼎盛卽
冒稱忠懿後耳若吾家自武肅以來世系井然由故譜
尚存且屢經纂脩故不致淆亂也

流光譜稱隱之公以寺丞守新安遂居歙之汝溪是爲
新安始祖五世而有覺者遷淳安之蜀阜卽清溪也與
兄畧同起義兵破倪從慶管衆等諸賊高宗航海兀朮

以舟師湖浙江越巖婺追之覺兄弟起兩州保壯三千
邀擊至桐廬牛頭山設伏破之舉聞皆補承信郎進保
義郎治定四年三省具奏賜英烈建廟蜀阜追封覺
惠顯侯翁惠濟侯而畧公後亦遷居淳安之坑田皆爲
嚴州人今廟碑所謂嚴州派者指兩侯而言而宗派所
爲淳安清溪派則專指吾祖覺公後也其專指清溪者
覺公四子皆以科第顯有孫曰時所稱融堂先生是也
其時清溪代有聞人而台州宗有名可則者魏國公象
祖之後也來守嚴州其祭融堂祠曰昔侍越中祭兩侯
廟自稱譜視諸孫則素與融堂稱兄弟交審矣故獨詳

田間文集 卷之二十六
於清溪正統間會譜于淳安名申同者仍是台州魏國
七世孫而可則從孫宰之後也台州故與淳安通譜此
宗派考應得之台州耳流光譜仍合兩侯之子孫而吾
譜則應以翳公為始遷淳安之祖

流光譜稱忠濟侯翳公四子皆有科名長子大椿乾道
八年黃定榜進士為淳浦丞子四人吾祖烈公其第三
子也吾祖於宋末由浙水泛宅浮大江而上止於桐城
之東鄉潛漕里遂定居焉初來時船前榜一聯云五湖
詩酒客兩浙國王孫至是埋所乘船其地示不復去今
稱埋船墩云居潛漕三世不仕元明初有必壽公者以

倘義保障鄉里歸附授定遠將軍將軍子二人曰皓曰
時時舉洪武庚午科官刑部主事燮孫室人遺腹生一
子曰誨公誨公生三子曰純績紹其後分為十三房則
烈公者始遷桐城之祖而時公十三房分枝之始祖也
吾祖如岳公則鵬公之長子績公之孫誨公之曾孫而
遷於青田里之桂莊應為桂莊始遷之祖吾譜以世相
承而於分支始遷別為標出而祖之做大宗譜法也故
吾之譜有源有流祖武肅則衆流之源也而又遷祖其
分支始遷之祖則流之復為源者也天啓戊辰先子因
族人請為重脩流光譜族人以意增改混淆多端又為

新安梓工竊販譜頭於他姓以致後有冒濫族姓之患
先子臨沒以此事屬余小子令成其志余爲博訪窮搜
精思研攷於先王先公之一脈以及吾祖烈公遷桐以
來數世之支系勿之敢紊而獨爲支譜不敢廣及卽吾
十三房亦不能合者吾意在嚴族人在廣不爲族人所
樂從也後有撰譜者依吾之譜由流溯源以進溯諸衆
流之大源卽支分派別而源流甚清固可分亦可合也
余爲此考者因里中近年有數姓妄認一家自先世
以來未聞稱宗且淳安宗人與吾家屢經脩譜絕不
相聞近忽出其譜系乃新安梓人凌養素爲吾家刻

譜時所鬻之譜頭而其序乃宋濂溪萬姓統譜之序
也問其自則與吾祖萬四公爲兄弟且不知公名字
萬四固吾祖烈公行次也大椿子四人曰宗文宗武
皆無後繼有與與庶庶遷吳江有子端彌出贅趙帥
今不知所在而烈公遷桐其後世載在譜牒甚詳此
輩何自來而欲冒濫乎吾族中有利其財賄酒食者
有思混認墳墓因而侵占其山者公然聯宗反以家
譜爲不足據子弟中纔有出身者導之往謁祠上冢
序祖亂宗莫此爲甚謂余言不足聽將來冒濫更不
可知則吾譜後世決不遵從故爲是譜系考付吾子

孫守之吾今已遷西田莊矣如後人必欲妄合吾子孫但祖其始遷者自為西田一支可也

宗派考末議

吾家宗派蓋有會稽廟門碑記而吾為隱之公下淳安派碑所云八世大理寺丞隱之分嚴州派靜宜公儼之孫文穆王之曾孫也嘉靖辛卯餘姚十九世孫德洪同諸孫脩復文穆王墓明年台州宗子祚詔大脩先廟考吳越子孫散處四方者詳錄其世系分派志諸碑石樹之廟門計二十一派已德洪又定祀典謂五王不敢私祭以富春侯讓公為江東始祖而弘聖王沛建初王宙

英顯王寬發祥安國祭江東始祖以安國三祖配食兩浙子孫歲一祭各省子孫五歲合一祭皆於表忠觀慶

系堂建隆慶辛未德洪公始貽書吾家元鼎公示以祭

期約往與祭宗派之定蓋已久矣於是常熟二十四世

孫受徵公又為宗派考刻備史後首列常熟派榮國長

五世孫元次龍泉派榮國次子端義三榮國

孫所分也次會稽派榮國

端禮五世孫此外則山陰西中派忠遷王子淳安清溪

應孫所分也文穆王世孫相鄉派嘉興侯元長樂派介所

派臨之所分也世孫洛陽派蒙先所孟岸派澄

分松江派碑云八世良節惟善分松江派為榮國常州

也松江派悅一輩當是忠懿王後於武肅為八世

派碑云七世學士即分定與派祇鎮江派言武肅之七世不詳其所出

鎮江派為莫國昭一輩皆忠吉安派侃所新喻新昌派莫國之後於武肅稱五世也

莫國公孫魏國象祖以工其十七派今常熟二其所分也

十五世孫謙益公重加考訂常熟為端仁後自有譜系

而會稽與臨海即台皆端禮後端禮五世孫應孫山臨

海徙居會稽其孫國子博士宰父自榮國至應孫世居

臨海賜第其宗子為世珪尚德世守鐵券者也餘姚派

即龍泉派榮國後弘祖守紹興卒於官子贅於紹而徙家者

也山陰營基派出忠遜王山陰西河會稽范橋派則出

越國公越國公蘇州派出廣陵王在浙則又有嵎縣長

樂解陽缸竈今破亦廣湖州苕溪嘉興武林寧波嚴州

七派在南直則又有蘇州漕湖吳江晉陵無錫宜興松

江鎮江徽州寧國及江西十派

愚按牧齋以臨海會稽餘姚及常熟四支皆出榮國之

後為正宗於此外作旁支考以廟門之碑取次收錄與

慶系譜圖皆不足信力辨若水公輔皆非武肅之後斷

以列傳及碑誌為據而極誣通譜之非然其所考亦似

有未核也余讀四明黃宗明所撰文穆王墓碑陰誌序

王子孫首事脩復者德洪大經應陽士元邦祥楞等其

言錢氏自忠懿王歸宋賜第於汴五傳而漢國公忱扈

高宗而南復賜第於台州奉其母賢穆公主以居而券冊宗器隨焉漢國曾孫弘祖守紹興軍州事少子璋遂家餘姚德洪則璋之九世孫也大經應陽其世也漢國之來孫應孫為紹興行軍同馬遂家會稽士元則應孫之八世孫也楞生於台之賜第魏國公象祖之十三世孫也忠遜王之遷東府也子孫遂居山陰邦祥則遜王之十九世孫也按漢國即榮國之遺贈此其序餘姚會稽臨海三派世系分明而遜王一派亦見於此於牧齋考據不更詳乎而牧齋於廟碑分派亦未甚詳他吾不知所引碑云廣陵王元璩葬薦福山為蘇州派今蘇州譜稱元

璩子文奉嗣爵六世孫南南曾孫柜理宗朝士於寶慶元年脩譜明萬曆中有邦彥為南京刑部尚書又云據年文奉之孫奉議郎公著為壽聖院記云高祖廣陵王四世葬吳祖司封始仕於朝父將軍垂脩墓院今其譜不詳不知南與柜為公著何人又據曾輩為學士藻墓誌云儼守和州葬於和家焉子昭慈孫順之藻其曾孫也葬母於吳縣天平山藻卒又葬焉遂又為蘇州人以吾家譜考之靜宣公儼文穆王幼子儼子八人吾祖昭聰居二而昭慈居三聰之子為隱之即以大理寺丞守新安碑所為分嚴州派者吾之祖也慈之子為順之其後遷蘇州兩派皆儼後正所謂十房中之一房也今蘇州錢氏多非一

族豈無爲藻後者而槩祖廣陵王元璋耶榮國爲文僖
曾孫文僖子十人曰暄者榮國祖也曰晦者文僖中子
而暄之兄也天禧中爲霸州防禦使仁宗時侍宴閒談
及鐵券進呈錄本及先朝圖書者也子景初舉嘉祐二
年進士曾孫冲之舉政和二年進士爲李綱所知薦爲
兩浙轉運使建炎初扈駕南渡得覩先王陵墓遂卜居
西陵西陵城武肅所築也諱陵改爲西興所謂西陵派
是也冲之撰有爵邑圖序其四世孫元太尉公續脩大
宗譜譜序甚詳而宗派考及牧齋旁支考俱未嘗及西
陵派何也且榮國同產三人長卽榮國忱次日恂次日

愕今碑又有云愷者皆出於賢穆公主忱三子曰端仁
則常熟派所祖也曰端義餘姚所祖端禮臨海所祖洪
武二年進鐵券曰尚德者端禮後也恂之後無考愕之
後家杭州有曰真孫者登文天祥榜進士子朝輔任建
昌令遂家新建朝輔子舜善由新建遷南昌之碧溪其
後爲碧溪派天啓丙寅有孔一平西鄉舉過余家以譜
相印譜系甚詳牧齋於江西派不詳其所自但引碑云
冀國八世安春今徙江西何其疎也而宗派考謂之新
喻新昌派且云冀國公孫忱所分以愕作忱以由新建
遷南昌而謂之新昌可乎西興碧溪皆文僖公後也猶

疎率如此況別派顧能一一辨其真偽乎牧齋據碑云越國公愕房十世述祖分山陰派西河派又十一世行簡分會稽范橋派譜直云一居會稽一居杭州則遷新建者固居杭州者也忠獻王子昱今據無錫譜云昱孫統曾孫進以祥符中遷無錫國朝有徵士允升進士伯川所謂無錫派也忠遜王六世孫分山陰營基派愚考遜王子曰昆曰易易二子彥遠明逸對掌內外制彥遠子勰字穆叔穆叔子伯言武肅王璽帖藏五世孫明州景述家而伯言爲之跋自稱六世孫今脩復文穆墓者復有山陰邦祥爲遜王十九世孫則皆易之後也據傳

芳集云易七世孫斬春侯選居吳興而牧齋據碑云惟後分湖州若溪派又文僖公後也則忠遜有兩派而湖州有兩支矣譜云惟濬後居山陰山陰亦有兩支矣至云節度使元瓊分徽州派嘉興侯元弼分嘉興派又云元球後爲嘉定派元祐後居安興又云七世孫學士卽分安興派卽爲元祐後耶十國春秋稱元瓊喪妻不再娶無嗣吾祖隱之公初居歙五世而有惠顯侯曹惠濟侯贊以破元功進封一字侯贊始自歙之汝溪遷居淳安之蜀阜其後贊子孫亦遷於淳安餘在汝溪皆歙人也贊四世孫端浚融堂先生之從孫也脩流光譜

專敘兩侯子孫此外一皆不收是爲淳安派宗派考稱
淳安清溪以別於汝溪也則不載流光譜者散居歙地
所謂徽州派者寧非隱之公後而適謂出於元璣耶若
元球備史載其恃恩驕橫與元珣有異謀爲文穆所誅
世系圖改稱元球嘉定之爲元球派應卽元球後也碑
云二世節度使仁傳分寧國派牧齋謂仁傳應是忠獻
弟行愚按備史武肅子本皆以傳爲行後改爲元亦尚
有不改者文穆子以弘爲行後去弘字諸兄弟子以仁
爲行如傳璠子仁俊傳璟子仁倣是也惟元璠子文奉
又不依行仁與傳皆行也寧有以父行爲名者乎仁俊

仁倣皆官節度使固武肅三世也按武肅遺命孫男仁
捷仁俊仁侃仁傑等已管攝務璠爲手翳股肱其餘仁
傑仁傑以下至於小院諸孫雖未長成具是吾親枝骨
肉亦須迭遞安存且其名與忠懿兄弟行字邊傍皆同
明爲武肅孫非文穆子也文穆子輩舊皆以弘爲派耳
聞萬曆間有啓忠者寧波人爲寧國太守後居寧國或
亦因郡先有此派故與合族居耳又謂若水公輔非武
肅後而武進非吳越攷譜若水爲仁傑子元珣孫元珣
雖誅去其籍未聞有復其姓之令則爲武肅親子審矣
大抵吳越子孫蕃衍徧天下不必皆武肅後要亦其同

產後也當時忠懿舉國歸宋王子孫及曾孫謂之至親
王兄弟子孫稱十房者謂之近屬凡至親近屬超授有
差已又詔王總麻以上親竝赴闕授以官爵蓋羈縻之
也於是諸房子孫奏名有司者近三千人得官者殆半
不得官者王皆分俸祿養於京師則錢氏不入汴者蓋
亦寡矣自是八十年不得展省墳墓建炎間扈駕南渡
者凡得幾人其不獲南者皆陷沒矣今中州錢氏所在
而有問之皆稱忠懿王後以其先皆從王入汴譜牒旣
亡遂不知其所出可謂盡假冒耶卽文僖後但稱惟濬
後居山陰他如惟治惟灝惟洸惟潛惟濟豈盡失傳耶

為文僖後者當由親及疎首致詳於忠懿一支次及十
房又次及武肅諸子博稽而核實世系犁然源流一一
不淆而竊附釋賊者窮矣今虞山譜於忠懿外似不知
有所為十房者未一標出而忠懿自文僖子孫以外皆
不可問十房之後自忠獻忠遜二王及吾靜宜儼公外
皆不能知其不可問不能知中係無嫡血所在而槩棄
之也而特致辨於武肅下諸派抑末矣卽會稽廟碑以
常熟宗派考與牧齋所引據者按之當亦可據而不可
據者也若吾家自隱之遷淳安所為淳安派者相傳至
今先王先公之脈源流井然蓋不必通譜雖更百世

宗派其可知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八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九

行略

先考敬修先生鏡水府君行略

府君之歿距今十五年已歿之歲先伯兄鉉爲行狀乞墓志於相國何文端公公志之甚詳會府君已葬未勒石尋遇寇亂烽火併行狀胥失其豪伯兄鉉謝世仲兄錡六十矣恐府君生平之卽湮沒也暇日與叔兄鐸口府君遺事屬鐸狀之日子生也晚先世事或不悉幸及吾輩存猶能識其一二以傳諸後過是益荒略不足徵矣不孝鐸用是惴惴然輒據所傳說參以幼時記臆彙

之為行略云

錄係澄之原名

府君諱某字爾卓別號鏡水門人謚曰敬修先生先世自武肅王鏐開國傳文穆王元瓘元瓘傳倣納土於宋璿別子曰儼儼孫隱之以大理寺丞守新安因家歙焉後四世有孫曰魯曰翬遷淳安並以破兀朮功追封侯翬子四人登進士者三曰大椿漳浦丞椿傳艾艾傳烈烈以南宋之末遷桐城潛漕里遂為桐城人烈曾孫有曰必壽公者國初以義兵歸附封定遠將軍將軍之子則刑部主事時公公遇難死元配孫宐人有遺腹子曰誨公誨子三人其一曰績績公傳鵬鵬公子五人其一

一曰如岳公即府君之曾祖也由府君而上溯武肅王鏐凡二十四世自岳公以下少有宦達者曾王父雙松府君諱元吉王父芹野府君諱巨中皆篤行稱隱君子為王父兄者三曰曉窓公鶴汀公皆老於場屋曰秋軒公由國子生為縣尉至府君始有名當世焉府君雖厄一第領以行誼文學顯家聲由以復大視世之碌碌一第者幾如矣初王父芹野府君艱於嗣伯仲皆早逝府君其季也王母童孺人夢天上有十數小兒錦襦繡祿隨幢蓋西來一兒宛轉墜於宅東水際急抱之以歸遂覺生府君府君生而頤巖伏犀貫腦三四歲時赤脚縛

又口禪戲階下聽王父與客語客去備述客語於王母
 王父異之幼善屬對初入塾秋軒公即所見試之日黃
牛青石觀應聲對曰白馬紫金鞍
 里中方伯何公如申兒時號絕穎有試以對者中秋八
 月之中公對曰半夜五更之半或以公對句試府君令
 對應聲曰元年萬曆之元是時神宗初御極府君以隆
 慶丁卯生纔六歲甫句讀也其他對奇者甚多不盡述
 已就塾讀魯論未完即為同學兒說孟子大義九歲能
 屬文先是世父仲父皆早歿王父以獨子憐愛尤甚家
 貧市肉食府君已廼蔬食府君察知之遂斷肉不食即
 強食之須王父對食乃食王父不至終不食也補邑庠
 生各籍甚所游好皆一時名士以詩酒豪人率詫為狂
 生一日與伯氏茗水公執贄趙樾江顏質卿兩先生講

學稱兩先生高弟子伯氏於府君同堂兄出入友恭人
 不知非一胞也已亥居王父喪哀毀嘔血三年笑不至
 矧喪禮久廢自府君始力行之服闋邑令西蜀劉公時
 俊聘修邑志公暇日移樽與諸生從容攷訂焉及時事
 里韓氏者相傳為韓維韓絳之後有譜牒先已質光於
 比鄰侯氏上載墳墓田宅強半為居民世業矣韓氏微
 里中黠者欲為不利於居民代訟諸官鄉大夫立主其
 議於是遠侯氏索譜甚急平言譜有宋徽宗制序御璽
 存焉坐侯氏隱匿先代法物劉公問以詢諸生諸生成
 如鄉大夫議府君居未坐獨視屋梁無語公日之日生

豈有不足乎府君對曰然此異代事也宋氏山河且不
保何有於其臣子培墓哉且徽宗亾國之君其墾與文
何足寶也劉公喟然歎曰嗟乎書生能識大體如此哉
趨召吏抱韓氏案牘來而銷之一坐大驚於是益奇府
君公調吳江延入幕課其子昱凡公之治吳諸善政大
半諮諸府君而行吳江人至今有能言之者昱母早亾
失愛於後母內外爭構昱不肯未嘗以公子禮之府君
心知其故加意維持飭僮僕奉之惟謹先是有塾師徐
先生仁弱每見昱衣破蟣蝨袖歸親爲綻洗持還衣之
家人齟齬昱徐飲泣不敢發府君至力爭之不避衆怨

人人嚴憚毋敢復齟齬而益督課昱期年昱丕變劉公
大驚具衣冠拜謝之曰先生吾無此子矣迨公司諫
留垣左遷西還遂以昱留爲府君三年學成然後歸昱
後改名潛辛未成進士吏部府君終身焉戊申歲大祲
學使者變穀數千石爲學宮弟子既散其大半矣邑令
海鹽徐公從治善府君又以居水鄉將舉所餘穀盡畀
之令贍其宗族府君辭曰荷公意甚厚但家業備筆耕
卽饑猶可授經自給今瀕江小民嗷嗷待斃明公若以
賜生者人乞三斗是生一人可濟數百人也法在便宜
行豈此穀定爲學宮有哉徐公大喜歎曰比次第未謁

者皆過自陳乞求滿腹而已何處得公長者言即日請
於上以餘穀載之而東沿樅陽灰河百餘里水災之處
召父老按籍給散之所全活甚衆府君一言之力也明
年家難起以蜚語構諸二千石禍不測賴徐公力救事
解丙辰王母童孺人卒府君行年五十矣猶孺子泣出
其所嘗舉子業盡焚之泣曰坐此咕嗶半生希得一當
爲老母在也今絕意矣門人或得諸灰燼中梓曰焚餘
草今猶存一冊是御史周公宗建手批閱也自是闕館
於叢桂之間聚徒講易里人士爭從之學會蘭西據重
慶反劉公時俊以同卿贊畫軍務有功總督張我續忌

之州府守以恩訪誣以通賊上赫然建問公問道入
都府君以家屬萬里託府君百餘口皆獲墮匿之緹
騎至蜀不得公將尾其家東來里中見有以府君匿罪
人拏當首府君笑曰罪人非他昔日之父母也父母有
難而投託子弟拒之是乎留之是乎卽誰無緩急者且
吾慮之然矣縱騎來吾自就檻幸往寧累里人也其秋
公寧亦自過吾里載其家而去銜是年十一歲猶記劉
公顧而相與府君論星象往來辨難徹夜云樅陽有輔
仁會館故帝衣童定夫先生講學處也劉公謂府君曰
定夫之學久絕繼主茲席者非子而誰府君敬受命嗣

後二十年講學樅陽每月十三無疾風雨必赴館所乘
老馬市中兒皆熟識之見馬來輒曰今日是十三講學
期也從講者日衆時有言明白曉暢及委巷俗語以
冀啓其聽悟又好獎掖少年攻舉業則與談舉業治生
卽爲言治生隨所趨嚮多方開迪之務歸於道人人意
豁然以爲道可學也著輔仁會約凡十則有孫磐石者
市井不識丁每罷講後終日斂襟危坐與人語怡怡似
有所得言及府君輒涕泣謂之恩師中表童部石至今
述府君教卽悲泣不自勝云然府君性固豪亦時時從
諸生飲放歌不事拘儒局謹其習中磊落光明與人一

真無僞卽生平無不可告人語以故游其門者無智慧
皆誠服焉已巳先母能安人見背初府君好客客至倒
屣迎凡飲饌之具一無所問母安人咄嗟而辦留客動
經數月至是泣而曰卽誰爲我治客具乎迺自蓄脯菜
釀酒亦不能飲與客飲或數升不醉兒輩能出酒飲客
則益言劇談至夜半酒罷親視客臥具問僕飯馬芻粟
一何處安乃退詰朝起問盥漱冬溫爐以送客旣去
始罷益府君不論客何如人至下里鄙人有來投謁其
待之必如此或手作末藝爲人管作畢當去度已暮無
所之必詔之使返寢食之如所以待客然日暮魚蔬小

販滯不行卽走獻府君府君悉受之問所值幾何償如
數家素貧旣析產與諸子人纔十畝府君益窘然好客
家舉自如喜吟詩自流寇發難轉徙失常往往著詩見
志丁丑客身落洲有菰蘆遜噫戊寅客舞鸞鄉有鸞里
春音己卯入白門有缶音集吟詩或累日夜燈下小楷
陟山步履如飛皆以爲百歲之徵也在白門與何文端
公唱和極歡已偕登牛首四望忽泫然謂公曰吾此生
不復來矣文端亦泣遂別旣返舍意忽忽不樂與門人
白瑜書問其季弟遺孤辭旨悲切瑜怪之曰吾師其將
終乎語何悲也趨省府君府君固無恙庚辰春謂不孝

輩曰吾今歲始衰吾自知之殆不食新矣人生七十四
尙求活耶致書文端公言別且爲詩預祝公壽平生知
故都有書手筆燦然皆疑曰焉有神明如此遽成長別
者哉病中爲不孝兒弟說儒釋一理及生死關頭尤爲
解脫將革前五日曰吾自此不復言矣口授遺誠數則
遂絕口不語凡假臥七日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四門
人私語曰敬修世以時君爲曠達不知其學在主敬也
承鄭公二陽額其祠曰君子儒宗不孝輩雖不能窺
其所得至於生死之理可謂超然者矣府君孝友天性
至孝病侍藥不解帶者半年日調膳夜治寢席凡轉側

便污皆需抱持或口承其唾王父意有可否皆得之於
未形未聲之先務曲當其意非府君臥不安食不飽也
及府君病不孝第四兄鎬者府君賴之亦不能去左右
凡鎬之所以侍府君者亦猶府君之所以侍王父也王
父性不茹葷誤食之輒腹痛府君終身不忍視葷焉宗
人中有狀貌彷彿似王父者必厚遇之有蒼頭生時適
符仲父之歿也年六十未嘗以聲色加嘗稱伯氏茗水
公爲知己每言及王父則泣言及茗水公亦泣易簣之
辰猶淚潄潄下也仲子錡曰諸凡府君有義舉皆伯氏
助成之於族人孤者字之貧者資之無妻者婚之死者

葬之宗祠毀躬行募建孫宐人墳禁爲不肖孫鬻諸異
姓竭貲贖回每上宐人墳卽伏地泣不能起諸有功於
祖宗者甚多皆兩人合志也有殷某者少無賴求婚於
我家伯氏與府君持不可則大恨絳抹額持刀伏草間
候騎過將甘心焉已望見聯鑣至風範可敬不忍發尾
之竊聆所言皆有道語因大感悟棄刀拜伏馬首自陳
初志願改過受教遂下馬定交殷卒爲善士稱莫逆焉
里中再救冤盜計出活數十人有方生能詩落託不羈
遣女親迎者在門生走出婦不知所措雪中使告急於
府君毋論衾具卽飲饌之需一無所出府君多載酒肉

賚錢光往嫁畢女出門生乃自他所歸久之生歿府君
殯焉至於三黨中貧不能嫁娶者與伯氏合力代之嫁
娶比比府君外豁達內縝密篤於舊誼凡綦履敝不忍
遺居家所憑坐處終身不移尺寸馬老矣不騎飼之十
餘年生平一宿地經之低回不能去云爲諸生時應試
皖上試畢比舍有貴池王君建和寒疾不能起歲盡矣
邑人及其弟皆舍之行府君獨留視醫藥俟其痊買舟
送渡江至除夕始歸王公後爲大參每向人稱之府君
爲人長身廣顙音咳如鐘顧盼甚偉望見者皆傾倒焉
嘗謂人曰吾所以不貴者嫉惡太重又善怒好面斥人

短不能容脫貴於天啓間死逆瑞久矣不如今世貴人
橫掃無所感否爲有大度量也吾不能登上壽亦以是
乎然於世間感出於公怒已卽冰釋雖面斥人人有
諒之者於稱人之善津津不置曰人有隱德必急爲
表揚或過其必指曰此某居其人某事是稱卽遇其
子孫雖微必加意禮其其事至細其人自亦不知其
所以爲善而人以節而觀人於忽也自言入山聞木
魚聲恍然悟世爲僧事游白門最久所至僧數十衆
從之如雲然生平讀書好觀大義不屑屑章句少時
見人讀字不可解以夸府君已廼熟讀盡得其解轉

以問其人范如也晚年遂於易然不甯著書或勸之曰
 傳之五子足矣故其說散見於輔仁遺編亦嘗口授燈
 今錄為見易集晚年再讀宗鏡錄明儒釋同歸於象山
 陽明之學多有發揮自幼攻詩古文辭里有弱其弟者
 為曲生賦寓譏焉府君不平作醉鄉賦以解嘲為王父
 行狀讀者至掩卷流涕不能竟讀中年著作頗多尤長
 於尺牘今皆散失五七言詩在白香山陸放翁開臨興
 脫蒙印存去今存者十一之二仲子錡合諸雜文集為
 十卷藏於家府君以陰慶丁卯六月初十日卯時生以
 崇禎庚辰六月初一日未時卒次年辛巳九月十三日

時葬於宅後之來

國山與母安人同穴居右亥山已

向有子五曰秉鉉郡增廩生娶龍氏後府君三年卒曰
 秉錡郡庠生娶方氏曰秉鐔邑廩生娶朱氏皆以國變
 不就試曰秉錡娶程氏其季則不孝錡也娶方氏殉節
 死女一適邑庠生方一祈篤諸孫曰篤祐邑庠生娶何氏
 曰燕禔曰廉裕邑庠生皆鉉出曰煦初錡出曰騰祥鐔
 出曰濩祖曰鶴祺曰搗祿府庠生皆錡出曰謙祐曰騰
 禎曰謙福皆錡出孫女五曾孫濟篤祐出其餘多人皆
 府君歿後始生蓋府君歿十有五年而其季男不孝錡始
 能為之狀

先母龍安人行略

安人龍氏外祖從吾公有名諸生間授經里中里中人
 士往往出其門先府君與焉後屢有至公鄉者龍氏之
 有文學自公始安人其長女也年十六歸於府君府君
 幼時術士推星命當大得婦貲郡阮翁家勢豪貴於府
 君舅氏行也奇府君許字以女或忌之媒語王父從吾
 公有佳女願得君嗣為壻王父具以語府君問所欲聘
 府君曰娶婦所以養父母也貴族女恐有虧婦道吾願
 得能先主女王父喜遂委禽焉後府君事王父母有孝
 聲自謂得安人內助之力居多不孝鑿猶及見王母八

十四歲時安人年且五十事之如新婦云安人性儉朴
 不好服飾外祖家素貧嫁時奩中簪珥僅具終身御之
 不事粉黛亦未嘗遺妝焉牀前青布幔是嫁時物迄五
 十年猶新也其約束諸子亦然小時每於歲暮各為製
 大布衣一襲俟度歲乃得衣叔子鐔竊衣之出鐔纒四
 五歲心歸焉歸求諸母母大怒跪之中庭急追鐔索其
 衣還鐔數日不敢見其訓儉如此為人簡默持重處如
 婢能謹始終一日即有甚日者構之不聞焉釁卒銷或
 有事可責切人助安人喜安人顧漠然鐔侍安人蓋從
 未嘗見釁齒也過子頗特慈暇日為諸婦說先世賢

孝事色極和柔若待諸子之莊也用是諸婦亦能以婉
婉稱治家有法御賊獲各盡其用無冗員無棄物內外
食指數百許日炊米三斗且不給府君又好客客至呼
作饌勿問家有無安人曾不厭應之甚暇坐榻門用拄
杖指揮諸僕婢人人趨事恐後卽百餘人饌頃刻便具
其館客之法先伺客與馬已飯僕從既飽迺饋客以爲
常夜視湯濯足篝燈冬爐炭馬芻朝沃盥亦次第如之
惟時宜以多安人平時卽預勅某主某事客至不問多
寡各執其事井井然未嘗淆也獨有一蹙者皆以殘疾
棄之安人祗其忠有心計室以婢委之種圃圃蔬多至

不可勝食益令藝麻樹茗蓄果所得麻終歲績內外皆
衣焉果熟載入市鬻錢易他雜貨還府君詫異之兼令
養馬馬益肥便之豢魚魚長十數倍蓋終安人之世凡
日用所需大半取給於蹙者安人歿蹙者老廢圃竟荒
馬府君時與客語甚歡夜歸向安人盛誇客安人不應
徐曰其人乍見而遽令可喜恐非沈實子也上空質樸
耐久乃貴耳或府君意有所怒形於色安人亦不問久
之察其意色稍平乃謂曰向者怒非謂某耶府君曰然
安人曰某過容有故徐察之柰何遽怒且某小人耳公
自視何等而不能一容此輩耶府君爲改容謝憶不孝

鐙兒時坐母膝傍聞此語至於今不忘安人歿府君哭
曰固謂之中矣我良友也諸子小試利府君亦爲色喜
安人轉不樂謂人曰吾子器淺令小得意益輕肆不肖
力學吾以是憂耳安人同產四有兩舅先後歿姨適懷
寧聶氏不孝鐙小時過聶姨家姨坐我榻前說安人爲
女時性情服飾姊妹游處嬉戲宛宛如前日事說罷悲
泣不自勝云安人辛苦幾五十年老於中饋口不知肥
甘歲時殺羊豕祭祀舉家慰勞之餘安人纔得一嚮而
罷然自樂此也嫁娶甫畢卽歿歿之日子婦女壻及內
外孫皆羅侍榻前於安人固無所恨而向所爲阮氏女

嫁聞郡某產漸落存一子而安人佐府君事親結客男
女婚嫁產如故星家言亦竟驗矣或以安人終年供師
課子竟不復少食其報嗚呼非安人志也安人志不在
富貴所期者不幸竟競競自任慎始慎終以毋貽其憂
斯意乃人足正今不幸鐙無狀卒罹黨禍以喪其妻子
違親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安人以戊辰年九月十
六日 時生以己巳年六月初五日申時卒 年
月 日 時葬於宅後之來園山子孫娶氏皆詳載
府君行略中

伯兄玉龍行略

伯兄諱秉鉉字伯玉別號玉龍先府君長子也府君年
十八生兄是時王父母初得孫故鍾愛之兄年十九補
郡諸生王父業厭世兄與嫂朝夕王母膝下王母從其
嗜尚少督誡以故不諳世法及家人生產計因失愛府
君王母歿府君勅令自爨不給租以重困之兄即自爨
泰然不屑意其不治生產如故然屢空矣崇禎己巳母
安人卒兄弟析產凡田宅奴婢惟所分授不問更或產
既爲兄有矣諸弟中有欲得之者即推予之無少吝惜
府君以是多之其養府君也每膳則嫂氏屬垣以聽卽
府君食之甘爲色喜脫不甘則終夕傷皇無以自容蓋

府君晚年始知吾兄嫂有孝友至性也府君以崇禎庚
辰卽世兄年五十七猶孺子泣也兄困諸生中三十餘
年屢試場屋不得志而長子篤祐以丁丑補邑弟子員
兄乃益肆力於學括卽饋粥不繼聚諸子晝夜咿唔一
室以及歿身不輟也會流寇躡吾鄉舉家奔散篤祐陷
於賊旣出值歲饑且疫篤祐死兄哭之慟不數日與嫂
氏相繼以歿蓋崇禎壬午年也兄負性不羈無邊幅於
財賄澹如也好持公義從旁懲患之則勃然起嘗有族
叔爲邑尉所繫兄大罵出之旣出卽竊網吾魚兄甫白
罵所回遇之責以義其人卽舍網抱持兄赴水將同死

日開文集 卷二十一
賴旁方救得免詰朝與相見怡然也生平無積怨或有怨不論大小面謝之卽解有急且爲效力焉歲饑故人來乞食兄必假館饋餐卽糧盡矣不能飯且作糜與之對食或皆不飽也其急難好義類如此兄生於萬曆甲申年十月 日 時卒於崇禎壬午年三月 日 時享年五十有九配龍氏後兄 日卒有子三長篤祐邑庠生娶何氏先兄卒次燕禧娶方氏次庶裕邑庠生娶童氏女二長適方次適朱孫最篤祐出昊昂燕禧出昂廉裕出越十二年甲午臘月庚申與嫂氏並葬於王父母之墓側則以兄嫂侍王父母久魂魄所樂依也

仲兄湘之行略

兄諱秉錡字湘之晚號桂莊老人先府君次子也生而頎疑有氣性既長忻傲自負爲文不能趨時好年三十補郡諸生母安人對之大慟曰何物子矜困汝以至今日也兄亦慟願能爲詩幼時府君卽稱其有聲口晚年詩益進間似白香山與子履有倡和生平惡富人見富人輒試以牛見其美田宅珍玩穢之不啻糞土終無健羨意至老猶日不識錢兩手不能數錢也人爭愚之兄亦自以爲吾愚也已巳母安人歿兄弟當柩產兄愀然謂子曰產不多何柩爲彼九世同居者何人耶旣已柩

則奴婢田宅悉惟所授不復問府君歿所遺笥篋服御之物三年不忍啓已皆爲烏有矣予之僑寓白門也見再過白門一與度歲旣遭黨禍跳身匿武水兄復送予妻子女之武水震澤之難予殯妻子蕭寺中走闕兄又同若士到震澤移旅櫬回爲改殮成禮辛卯冬予自嶺外回兄與幼安久謝學宮弟子矣是時伯玉若士先棄世枕被與共者獨兄及幼安吾三人耳甲午幼安歿未幾嫂氏又歿吾兩人皆單益相戀也先是兄有女適方氏旣寡來歸依於母十年及母歿所持獨父女晝夜手作蓄甘旨以孝養父卽不啻子嫂氏歿而兄之衣絢飲

食未嘗有缺者女之力也丁酉予復客白門栖遲者三年賦麥園念兄也已歸構祠堂於先人墓側與兄分東西居屋成兄遍引客觀促潔除居有日矣而兄竟不起嗚呼痛哉臨歿時猶諄諄語子弟造龕安府君木主也痛哉兄爲人骨鯁尙節義負氣任性少容忍幼安嘗曰仲好罵人甚於我顧我獨以不謹言招謗又言每出於仲反坐我何哉無他仲無機心耳予每慮兄或以放言賈禍與四方士接又慮其犯人忌諱且簡略不嫻於周旋迺四方士顧人人歎悅兄亦卒無睚眦之者江右彭達生一見傾倒曰不意當吾世復見古人也兄嘗告我

曰人生會有死今之諱病怖死死時宛轉不肯絕者真婦人耳病中與子言言生死晝夜也任之而已但有藥可延數年活亦未嘗不佳不可延命矣又曰吾臨絕時當作一詩病革時索筆子曰其欲寫詩耶不必多此一念委順可也首肯之遂止兄子煦初遠館忽心動急歸兄已病矣臨歿命其子啓子啓足示無忝又自拂鬚拭目潔齒整巾裾轉側向內臥遂絕兄平生有志學道然索處無所聞惟質任自然動由直心無作意故其解脫有過於終日講學者兄生萬曆年甲午八月初五日巳時卒於辛丑十一月初七日未時享年六十有八配方

氏先兄卒子煦初娶劉氏孫昇娶劉氏女適方生吉二十而寡守節五十餘年邑誌載之兄於兄弟中稟賦最強人皆言似府君府君年七十有四疑兄當過之而竟未及七十而死也

二兄幼安行略

兄字幼安諱秉鐔先府君第三子也少英異有穎悟十餘歲能文大為鄉先達所賞年二十一補邑諸生試輒高等儼學宮兄資質最高每讀書略一涉目即知其大意所在至落筆為文凡目所過者輒能役而用之顧恃其資稟不事咕嚕嘗與子賄誦博士家言每早起盥嗽

後可記二千餘字。彼至皆能成誦。然終不肯溫習。久之亦竟不能記也。既廩後人咸以魏科期之。兄顧落魄自廢。若無志進取。過考試多不出。卽出亦應故事。耳府君歿。旣葬。會流寇充斥。又歲大荒。且疫。兄攜家避洲渚間。予在白門。兄以亂世不立樹名譽。廣交游。自陳本志。唯求衣食粗足。老死鄉里耳。兄初與予同起。聲諸生間。已中稱爲二錢。一旦名心索然。屏舊游。不與通人。皆怪之。而予竟以是生黨禍。幾蹈不測。而家碎矣。南渡變後。予旣罹慘禍。遂亡命奔閩粵。兄亦謝絕學宮。廩餼會當貢之期。兄旣棄去。後兄者應越次以貢。與兄書稱謝矢圖。

報兄笑曰：我棄也。非讓也。學宮論次當貢。子何謝爲？從此溷迹田里。十年不入城市。獨與里中一二同志士日往還焉。辛卯冬。予回自嶺外。兄接之大慟。知無可望矣。體素虛。又令喉疾。以是益加憂鬱。疾日甚至。甲午冬。竟卒。傷哉！兄性慈愷。多熱腸。遇人有急難。輒傾身營救之。人或不以爲然。鄉里子弟能文者。卽稱之不啻口出。然好抑揚。人人亦以是怨之。或素有德於人。負心卽大恨。與絕。其人來。故涕泣謝。卽對之涕泣。恨良已。顧福急。不能容人過失。又不諱於口。言輒犯人。忌諱予兄弟皆坐此病。而兄尤甚。少豪華。跌宕好聲伎。裘馬晚乃務尙儉。

朴經理家產交不出郵落間蓋前後截然如兩人矣伯兄歿季子庶裕孤穉兄撫之成人讀書能文兄之教也臨歿前三日有彈琴僧自謂能棋謂吾門以內無與對者兄聞卽力疾起與對連勝兩局至三局不能竟始罷其好勝習氣如此易箆之際予爲說金剛經大義甚喜勅家人不許燒紙錢言無有鬼物若妄語耳獨其恩愛重亦恐不能大解脫也兄生於萬曆癸卯十月十五日卯時卒於甲午十一月 日 時享年五十有二配朱氏後兄六年卒予一日臨殤兄遺命與弟若士同穴葬於先府君之墓側予遵兄志卽以卒之次月臘庚申葬焉越七年辛丑始能爲之狀

四兄若士行略

兄諱長簡字若士先府君第四子也兄生時母安人年近四旬多病以爲絕乳子矣故小字曰完因愛憐之性巧甚於其能領就志雜習不官力學既長有心計善治生又習於世故府君以諸子皆讀書益貧卽令之治生兄勇於興作然好遷改凡所作旣成或不如意旋毀更爲之故雖號能殖財亦善費終無蓄積云府君素好客母安人歿併款客至諸子或不能治具則兄必代爲之具以將順府君府君乃大喜又歲時聚會鄰里下至

日開文集 卷二十九 五
佃僕僮僕無不子酒食醉飽皆樂爲其用焉歲丙子府君稱七十過之白首兄方有心疾臥室中迨秋返兄疾亦愈則大怪兄若弟不妄聽親遠出遂謝客不稱觴也因獨置酒張樂大召客爲府君壽府君雖重惜其費然心內盛之庚辰府君寢疾凡一切臥起食餌惟兄是任每膳至兄調以進則食夜治寢寢乃安或兄遠出未卽返燈與諸兒代爲之皆不當府君意需兄至始食寢如常凡府君意旨所在兄必得諸未形未聲之先諸子不能也府君曰子昔事汝王父亦然今有鎬矣病劇時卽轉側便污皆賴焉自侍疾以及易簀衣不解帶者浹月

終無倦容府君旣歿吾兄弟唯號泣擗踊耳諸舍殮賻襚之事非兄日視手營不獲盡心也銜爲諸生好游所有田宅悉付兄經理不問國變後遭黨禍跳匿武水捕者跡我不得將不利於兄會左兵下南都不守事廼解是時三吳鼎沸子妻方氏偕次子小女死於震澤子倉卒收殮寄蕭寺以命閩山兄聞之與仲兄親到震澤迎觀回爲易棺衾改殮以待子歸及子歸而兄歿矣池上古松一株夭矯如龍百餘年物也見歿之刻松無故倒異哉兄生於萬曆丙午九月十九日 時卒於庚寅五月十日 時享年四十有六配程氏有子三謙祐娶

方氏薦祿娶程氏謙福娶王氏女二皆適方氏孫五日
某日某薦祿出曰某謙福出兄歿之明年而予歸越三
年甲午以臘庚申葬兄於府君之墓側與兄幼安同穴
遵幼安遺命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九

田間文集卷第三十

行略

先妻方氏行略

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家世素封祖文學泰峰公吾
中表伯父行也父孩白諱啓煌少有文譽早歿無子一
女即氏也孩白公病時妻母王孺人判股和藥以進不
效則斷髮毀容以自矢先府君亟稱之已孺人擇壻意
屬予遂折分聘焉予幼時歲一往省孺人編衣麻裙服
既除髻心麻縷約束終不去年三十患痘垂危執予手
曰好讀書善視吾女遂瞑是時妻纔十餘歲哭母時猶

日聞文集 卷三十一
亟避予也母歿養於外家十五歸於子資性明慧粗讀
書識字與予同年生見予好學能詩文深相得也吾母
龍安人尤愛憐之語先府君曰二穉就筆墨不省世務
我歿後何以治生已已先慈見背妻年十八矣哀毀踰
常婦方坐蓐值有佛事斥斷葷腥人勸久之乃食遂得
虛暈之疾後每產必暈絕食頃乃甦初理家獨特一乳
媪治饋釜管闕然常朝脯笑未生煙門內笑之於是罷
棄筆硯習操作悉變所御簪珥裾襦之類置器用益講
鹽豉光薪之事居然有家政焉辛未冬生長子灋祖丁
丑生次子鴆祺是時予稍有名聲好爲四方之游或終

歲始返喜曰四方男子事也所望子成名後勿忘旌我
母節耳是時流寇大起無歸江北瀕江人皆避寇渡江
栖泊洲渚間定遠復返方寇之至也予常出游妻每聞
警先幾而去略無所遺里婦嘗怪之曰是素文弱者何
敏健乃爾先府君亦語子曰汝出後汝婦膳養甚恭雖
鼠伏菰蘆時未嘗少慢非諸婦比也庚辰先府君棄世
殯諸家園明年授經白門中夜每念寇在皖六間出沒
不時烽燧可慮夏月卽辭歸急謀扞葬既卜與先母同
穴予兄弟五人拘形家言以時日有礙爲嫌予語妻曰
必若此則葬無期寧儼我可乎妻然之贊曰堪輿言豈

足淡信哉遂決計葬葬甫畢而寇大至里中在殯者皆
燬焉則子妻能贊予以完茲大事也其冬子挈家白下
寓一委巷寡婦人家風雪擁戶薪炭俱盡夫婦相視面
如死灰次年遷居城北予以賣文傭食妻纂社佐之少
延朝夕是時比歲旱蝗糶斗五百妻量糶作炊以飯予
及兩兒子已乃同僕婢啣糠粃也傷哉猶記壬午秋出
關妻迎問曰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予笑曰臣力竭矣
若更不售卽從此辭塲屋矣因問盎中糶餘幾何曰可
支十日子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
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鄉先生方中丞公聞之

餽米一石始朝炊焉自是予不復事帖括益肆志於詩
酒山水武塘同宗仲馭罷吏部艱居約與其學於其家
園春往冬返資其館穀以給白下寄孥甲申四月在武
水聞都門三月十九日之變急回顧家妻已先孥子女
返里矣適舊居停言去甚早諸族戚堅留不住謂此地
將大亂當急歸吾夫早晚來亦勸其速回可耳會南渡
有君幸小競進院揖阮大鍼方得氣予歎曰禍將作矣
不可以歸仍買舟東下回武塘未幾大鍼出黨禍起予
奉旨被逮變姓名以命妻在里中東西藏徙自謂非計
慨然曰曷往尋吾夫乎死則同死耳因踪迹至武塘歲

且盡矣維舟相見彼此憔悴幾不可識妻泣曰吾望子成名非以累身吾母苦節將待子表章耳今遭此吾無望矣因大哭片語爲之墮淚仲馭推南園居焉明春獄急捕益嚴於城外孫氏宅閉門對坐者浹月惟仲馭日暮擊小艇叩扉相視流涕而已三月左兵下黨禁少寬予甫能出未幾南京杭州次第失守六月三吳兵起所在搗竿仲馭亦聚衆蘆衢予家隨焉已兵潰仲馭將入新安取道震澤同志諸子有家者多從之行以八月十六抵震澤其夜月甚明橋上人吹簫度曲如故次早子偕諸子擊舟往問新安訊未及里許聞河中檝聲急

而遇吳鑑在赤脚流血揮予速轉曰死矣問誰死曰仲馭死矣子舟已焚妻女已赴水矣子猶前行望見燒船煙燄不可近乃返同諸子投宿八都沈聖符宅初夜有人自市來言賊驅所掠舟穿市西去市中見夾嘶邀截登屋擲瓦礫擊賊賊斃焉掠去男婦皆奪回今某所有大家婦要人往識予聞之復至市尋問所謂大家婦者非予妻也頃之有老人送一兒至倪氏宅子長子也云避兵於稻田中遇之聞兒兒憫然不省久之乃曰初聞兵至毋爲吾兄弟之笑衣命遙拜關帝求佑併佑父無及難出橐中裝屬舟子認爲己子兵上船母抱小妹趨

柁後不知所往兵執子兩人上呀牽弟手子中道逸去
不暇顧弟匿稍田中遇此翁送來因宿倪氏樓兒夢中
啼呼曰頃見母抱妹手挽弟促我速去曰大難至矣子
哭曰是必汝母弟妹皆已死矣事已至此又有何大難
耶是夜星月皎然忽晦大雨如注天微明雨益甚子率
兒冒雨往尋其屍河水平呀屍骸撐拄皆浮起無女屍
回顧呀上所立處有蘆席覆一屍髮委數尺雨昏不能
識面兒審視之哭曰母也母在舟中内外衣皆密紉謂
子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子視其
衣内外果一一紉真吾妻也已得仲馭屍及次子屍唯

小女屍不獲市人哀之有沈大行助子二金子復遇小
婢市上鬻之八都沈君佐家託土人潘小江爲藁殮殯
諸岍上之普濟寺殯訖賊大至子攜兒踉蹌奔去一僕
病不能從命之守樞僕竟被殺而子父子饑寒艱阻瀕
死者數度無可往唯入閩耳每遇險妻夢中卽報兒知
既抵三衢子忽夢見之手持一槐枝示子有笑顏槐子
滿枝子覺而喜曰槐者回也是示我以得回乎自此兒
亦不復夢見矣入閩閩中當事列上三吳諸死事狀獲
選郵典子在閩寄家訊回家人始知其死依子訊移槐
普濟寺歸里改殮面色如生衣紉宛然也迄辛卯子回

始以甲午冬附葬先壘之右妻生於萬曆壬子年十月廿八日卯時歿於弘光乙酉年八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三十有四有子二女一次子及女俱從妻死予在閩粵前後七年妻以予故贈孺人再贈安人予官不足存故妻贈號不稱也妻有志量明於大義嫁時有奩田田上山言是吉穴卽推以葬先母未嘗齒及有德色初年田租聽先府君收妻祖泰峰公微有後言妻艱然曰爲物幾何供父母用慎勿語貽我羞也嘗見其臂有刀瘡癢問之終不言乳媪言是十歲母病篤時所割臂瘡也其至性如此白門與同鄉友比屋居其家有兄嫂不能給

每減餐以濟其饑有急卽周之此人至今言及輒流涕云當予卹禍凶命時流離狼狽曾無幾微怨恨之色遇極危困時輒引古人高節爲解退而撫兩子雪涕縱橫傷予矢志又痛其母節之終不彰也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嘗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何以不死荅曰求死不得耳妻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此語甲人至今傳之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未抵震澤時泊丹汾湖憂甚知勢難保全亟勸予遠行刺兩兒頓舍爲僧已抱女沈諸湖予不可旣遇難後於兒弊

衣中得絕句一首有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欲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問之曰母作也藏兒襦中泣曰異時使汝父知我志耳至是果踐其言詩傳衢信間和者成帙朱君議濞序而梓之予在延平時鉛山徐君貞定示一冊閩變失其豪頓遇天都人士尙有能記憶者予哭妻有詩云震澤屍浮通市泣汾湖詩出萬人傳蓋謂此也妻旣葬兒濤祖以戊申年十月死於盜郡邑諱盜予頻年冤訟幾惟不測大仇未報予無以爲人嗚呼世豈有賢孝節烈如吾妻者二子一女及其身俱不獲死於衽席之上天道謂何予亦何以爲情哉每欲序其死事本末以乞言于大君子握筆輒痛絕不盈數行而止今老矣不紀其實後世何傳焉眼眊燈灺拭淚而爲之狀

亾兒濤祖生卒紀略

兒以崇禎辛未年歲除前一日生子方在來園看梅蕊初綻先府君至語予曰汝婦已產得雄矣因乳名蕊生而孱弱出痘甚危旣就塾讀書稍有資性遭賊亂奔竄失學不爲母所憐獨憐少子孺祺先府君每置膝上哀之歎曰星命合于平凶格將不良死已又曰五行與時推移豈往格可定哉舅氏毅祥翁亦以爲言府君棄世

時兒已九歲指曰慎過三十六歲已從子流寓白門弘
光時遭禍黨隨母東來匿家吏部仲馭家子初亦憐少
子及出見客皆曰長者勝雙眸炯炯也已讀左傳數十
行輒背誦塞菴相公驚曰吾家默孫號神童視此子何
以過之已三吳兵起合門遇難於震澤兒逸回與同收
母弟屍相從入閩事詳子妻行狀中其冬授司李出閩
赴吉安不得至回過長汀留兒吳鑑在署中獨往閩補
延平其秋延平破奔汀州汀州亦破兒不知所往予困
閩山者二年戊子秋間道入粵贛州村中遇一友人金
生云於丙戌冬在韶州劉遠生舟中見兒始知兒隨遠

生去粵也既抵端州急遣往尋頃刻間見所遣從一偉
男子來拜予膝下卽兒也兒相失時年纔十五至是居
然作健兒裝蓋兒從遠生兄弟新自湖南來舍館甫定
而予適至父子重聚喜可知也久之念其舊聘方氏女
存亾未審歸期莫定因更聘儀真王氏卜娶有日值粵
敗王氏散失予與兒匿村中得免明年出嶺再入閩關
寄居邵武寶蓮菴忽自歎其命薄亟思出家子不可習
兩堂功課數日卽能隨衆飯食問西師受戒羯摩時聽
其發誓予大驚曰若此則人事絕矣何以歸爲力阻之
不聽私受戒牒繫胸腹間不令予知也歲盡歸里舟至

江口望見故山松楸予指令獨回語之曰我從此東去
震澤載汝母櫬返葬耳兒抵家家人見其身形語音已
變皆不識兒乃自稱其乳名合門驚喜問予所在告以
故仲兄湘之曰汝母櫬予移回矣汝方氏婦守志以待
汝歸每年我家給其衣食今早送冬衣汝婦翁有僕在
此問其僕已聞信急奔報其家矣因迓予速返卽日爲
兒完婚予自是以僧服匿影江村矣家素貧兒作客久
不諳生計其婦復少中饋才數年益窘救水皆出自稱
貸予知之仍事遠游求以自給而其子女益衆費益煩
丁未冬予自建寧回則產益挫貸負益積予大恨詈罵

之惟涕泣而已明年冬予在石埭客舍方飯家人卒至
報兒死驚問故曰殞於盜痛心幾絕兒貧至此盜胡以
來而致殞耶予自閩娶徐氏婦歸居無屋暫寄書室所
爲田間者門隅一小室窓臨野爲謀孫處兒宿焉吾門
內有不肖子疑徐氏厚積與盜謀從門隅室毀窓而進
縛兒入內宅以劫徐氏備極刑炙無所得兒被縛在地
頭已劈破緊閉日無一語徐氏盡室中有哀求兒生竟
殺之傷哉予往石埭時謂兒曰入冬當移徐氏母入大
宅以防暮夜兒曰室無有何防焉又嘗告以昔某遇盜
識之斥其名罵遂被殺盜固不可識也兒死不聞目疑

被執時識其人失言故歿後憶予言而始閉目已無救矣門內人爲之主者今其家已滅絕殆盡矣兒死後邑令胡必選密遣人賂予勿上聞當爲獲盜予不可因與予仇剖棺驗屍謂予誣盜以殺也慘哉旣獲盜獲贓皆不問坐以仇殺加兒不美之名臬司佟知之脅其賄七千金卒如縣讞傷哉予老矣不能叫冤唯祈冥報耳追念兒之慘死當是夙孽今生寧有過耶死後見所受戒牒掛於內室幔鉤上豈藝瀆戒神得此報耶抑命合凶格果如先府君所言耶死時纔過三十六歲一年也聞兒之死合邑墮淚而予平生老友有氣力者未嘗出一

語助予稱冤予在石埭聞變石埭令素識兒始終無一字慰問尤可痛也兒在楚粵間與關中健兒伍躍馬墜傷於刃又從舟墮水浮出皆得不死端州日令學書指僵不能挪管屬方曼公爲做本日課習之未數月書成又教以五韻令習詩詩亦成篇抵家家兒輩教以舉子業亦不半年居然帖括俱氣少弱耳予所撰易學示兒初不解久之告我曰向不解者今忽能解亦不苦費思索可怪也今有有問易堂私解數十條皆出予解外豈夙慧耶將歿數年前與同堂弟光夔跪佛前讀楞嚴經時時說生死事大若急於求了明者家本好客客至竭

力供給嘗有失路無歸者留之暑解帳寒脫絮已卽無帳禦蚊單複以過冬矣于門內弟兄有緩急未嘗不周往往爲人所愚終亦不悔予初至家語曰田要少屋要小書要讀不要考已見諸子脫穎而出爲心動予責之曰不念我獨不念汝母之死乎遂止母歿時兒惜然如癡未嘗哭甲午冬母葬抱棺而哭淚盡繼以血又予在建寧病危作遺囑辭以示之哭爲目腫始知其有至性也爲人仁弱少氣概過於謹慎所作詩文頗有可觀終不自信不以示人示人者必假手於人嘗有贈石埭令一詩使事大謬予見而嗔責之嘿無以應亦終不言所

假之人死後其同學友人盡錄其橐寄予子然後始信向詩之果非出其手也從子歷患難久多憂畏故慎失於蔥嶺失於懦初頗好修邊幅後益弛至露肘決踵凡作文作書皆始嚴整而後散漫吾以是每憂其不壽不謂其慘死也予出門預搜篋中文有一語犯時諱者卽藏弁與客語必諫戒再三勿多言子叱曰我固不會動須汝誨耶嗚呼孰知子以狂躁尙存汝以謙默竟如此死耶予在粵西遇亂時遣人覓王氏舟不得晝夜泣旣歸娶曾不齒及若諱言其事予頃於嘉禾遇王氏戚卞君言王氏一門俱死女名寶繡與其母薛氏因壻失終

日號泣相繼以死則寶繡固吾家婦也見知之乎兒名
濃祖字孝則生於崇禎辛未十二月申時死於戊申年
十月二十四日亥時有二子長晁次晟次冠冠以兒死
一月前始生出爲孝章後三女長適方次適王幼者字
左孫五人曰于施于旋于敷于旃晁出曰于坊晟出孫
女三人皆兒歿後予爲孫完婚生者殯十五年葬未有
期予老矣杖淚紀其大略付諸孫知之

田間文集卷第三十